

〔保加利亚〕斯·斯特拉基耶夫著 冯明霞、马肇元译

这是一部保加利亚的讽刺喜剧，情节几乎荒诞不经，然而透过貌似荒诞的情节却逼真地再现了当代保加利亚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其间存在的若干现实问题，而以暴露和抨击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面貌为最。对我们了解当代保加利亚的情况，将会有所裨益。

此剧曾在一九七九年五月《莫斯科之星》艺术节时由莫斯科喜剧院演出。据报道，由于苏联情况与保加利亚酷似，甚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演出时笑声不绝，获得很大成功。三个月之后，苏联《戏剧》杂志译载了这个剧本。这里的中译本即根据一九七九年八月号《戏剧》上的俄译本转译。

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特拉基耶夫，生于一九四一年，毕业于索菲亚大学文学系，在讽刺报《黄蜂报》编辑部工作。一九六九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孤独的风磨》以后，陆续写了一些中篇和电影剧本。他的喜剧《罗马的澡堂》曾在一九七四年保加利亚全国戏剧会演中获奖。

——译者

## 人 物

杰尔緬吉耶娃  
若罗  
埃符格尼  
负责人  
伊凡·安东诺夫

领班  
理发师  
悬在空中的人之子  
悬在空中的人之妻  
悬在空中的人

家庭主妇  
农民乙  
社会活动家  
基科  
农民甲

男护士二人  
医生  
伊凡诺夫

## 第一幕

〔理发馆。伊凡·安东诺夫穿着一件新的皮夹克，正在排队等候，一边读着杂志。理发师向他走去。〕

理发师 该谁了？请吧！

〔伊凡·安东诺夫坐到刚空出来的圈椅中。〕

理发师 您想怎么理？

伊凡·安东诺夫 剪短一些。

理发师 明白了，剪短一些……（忙乱一阵，抖动毛巾）

伊凡·安东诺夫 只是清理得短一些，免得乱蓬蓬的。

理发师 请放心吧——不会乱蓬蓬的。（他的目光停留在顾客的后脑勺上）可是……您不是已经理过发了吗？！……

伊凡·安东诺夫（窘迫地）不是说给我理。我是来请您修剪一下……皮夹克的。

理发师 什么什么？！

伊凡·安东诺夫（苦恼地）修剪皮夹克。

理发师 修剪皮夹克？！剪短一些？！

伊凡·安东诺夫 是的，是的。免得皮夹克上的毛乱蓬蓬的。

理发师 是这样……那也要给它洗一洗，按摩按摩罗？是不是还要烫一烫，来个波浪、水导电？

伊凡·安东诺夫 不不，只要推一推。

理发师 只要推一推。也许，您终究还是想给它抹点油，吹吹风吧？

伊凡·安东诺夫 瞧你，不用太费心啦。

理发师（几乎大声喊叫）瞧你们吧！这些知识分子，多温文尔雅呀！只要推一推！……您以为，只要拎上个公事皮包，就可以异想天开，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当然罗，我们是些普通人，没受过教育，成天就知道刮胡子剃头。可你们，这些特殊人物，也太标新立异啦！您在想：让我把这件夹克悄悄塞给这个老实疙瘩——就说给它推一推吧，随后就让全索菲亚的人都来嘲笑他……

伊凡·安东诺夫（不好意思地）您这是怎么啦？！

请您听我解释一下……

理发师 要允许开开玩笑嘛——是不是？要知道我们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只知读书写字。

伊凡·安东诺夫 为什么您要生气呢？！我只是请您修剪一下我的皮夹克，再也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抱怨的。要是我自己会，我就自己动手，也就不到这儿来了。

理发师（突然意识到）是是是……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同意。等等，我马上就来。（向正在尽头一张圈椅旁工作的领班走去，把他引到一边）疯子！……

领班 什么？！

理发师 疯子！（把头朝伊凡·安东诺夫那边一点）坐在我那椅子上。

领班 真的？（仔细观察顾客）

理发师 八成是从疯人院跑出来的。他让我给他修剪皮夹克！……

领班 不会吧！

理发师 肯定是个疯子。你瞧那杂志好象也是倒着看的。

领班 是真的吗？

理发师 为什么这种人恰好就让我给撞上了呢？

领班 他可别在这儿闯什么祸呀。他要是打坏什么的话，将来都得让我们赔偿……你干吗不给他修剪皮夹克呢？

理发师 你怎么——疯了？这皮夹克我怎么给他修剪呀？！

领班 我想，剃刀你该收走了吧？

理发师（脸色发白）没有。

领班 要是他抓住了剃刀，那可真不得了呀……你应该立即把他从这里打发走。

理发师 为什么让我去？！你是我们的领班——要去找你去呗。

领班 可是他——坐在你的圈椅里呀。

理发师 领班对所有的圈椅负责。

领班 你马上去……也不必心惊胆战的，没什么可怕。咱们还能怕个什么疯子吗？！……

理发师 我并不害怕，只是我家里还有小小孩。要没父亲，他们该怎么办呢？……

领班 那你就去嘛，去把这些讲给他听听嘛。不过要镇静！……可能，他属于文疯那一类。

理发师 哪儿我也不去。

领班 那好吧，咱俩一块去。听天由命吧！（走

近伊凡·安东诺夫)您好!……

理发师 (用犹大的腔调)这是我们的领班。

领班 是领班又怎么办呢?咱们大家都是平等的……咱们大家都一律平等——这在咱们的宪法里就写着。

理发师 你现在才这样讲。

领班 是的,现在,当着——一个同志的面……也可能……(对伊凡·安东诺夫)您知道吗,修剪皮夹克的业务由九号理发馆受理。您想怎么修,他们三下五除二就给您弄好了……这是一家专门的理发馆,那里的理发师都是能手……服务质量非常好。我介绍您到那儿去,您决不会懊悔的……

伊凡·安东诺夫 不过,我干吗还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我都已经坐在你们这儿的椅子上了……(站起身)

领班 是这样,朋友——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

伊凡·安东诺夫 我是什么人?

领班 知道,我们知道。你的遭际并不愉快——这我们明白。因此,趁有时间,你就转悠去吧。我们不会去叫救护车的。

理发师 我们是自己人,你别耽心。

伊凡·安东诺夫 我感到莫名其妙……

领班 你听着,这里人多嘴杂。要是有人猜出来,那就会重新把你关到那里去的。刚好不远就有家疯人院。要是你落到那个地方去——那你就完蛋啦……

伊凡·安东诺夫 瞧瞧!出什么事了?我只不过是请你们修剪一下……

领班 (用双手抓住他的肩膀,带他出去)你挑僻静点儿的小街小巷走吧,躲着点儿人……别在市中心久留,要不就把你抓起来了。装个醉汉吧——这对你来说无伤大雅……

〔两人下。〕

理发师 假装醉汉?……他应该装作正常人的样子才对,而且连我们这一位也应该这样——他的脑袋瓜嘛还真有两下子……难怪他能当我们的领班……

## 二

〔伊凡·安东诺夫、埃符格尼和若罗。〕

〔伊凡刚把在理发馆发生的事讲给他们听了。〕

埃符格尼 他们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装个醉汉,是吗?

若罗 也真是的——跑到理发馆去让人修剪皮夹克!

埃符格尼 他们没把你送到疯人院去,就该谢天谢地罗。

伊凡·安东诺夫 为这件皮夹克听到的冷嘲热讽已经够多的了,我再也无法忍受。可也是,怎么能不挖苦呢:这皮夹克的毛怎么就这样参差不齐?该不是我有意在刺激这皮毛生长吧?或者,是我自己因病掉落的头发?还有些人更无聊,一看到我就嘻嘻哈哈,提出那些极为愚蠢的问题:“你怎么啦?这件皮夹克是用刺猬皮做的吗?用了几张刺猬皮?……”讨厌!确实,有些地方的毛是乱七八糟,东一撮西一撮地翘着,但我买的时候,别的皮夹克已经没有了,这是最后的一件。顺便说说,到理发馆去也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若罗。他现在倒装起傻来了。我本来想试着用剪刀修,但是不匀称,因此若罗就劝我去请理发师用电推子推。我想把它推得平平整整地,一根杂毛都不剩。

埃符格尼 本来嘛,你干吗去听若罗的话呢?……现在村里正好在剪羊毛。你随便跑到哪个村子,给剪羊毛的农民两个列弗,<sup>①</sup>大功就告成了。

伊凡·安东诺夫 对!我马上去一趟最近的村子!……这总该没话好说了吧!……

## 三

〔合作社的场院里正在剪羊毛。伊凡·安东诺夫走近正在给羊剪毛的农民甲。〕

伊凡·安东诺夫 日安!工作顺利不?

农民甲 顺利。干吗不顺利?!

伊凡·安东诺夫 多可爱的羊儿!

农民甲 (冷漠地)合作社的。

伊凡·安东诺夫 抽支烟吧?(请他抽烟)

〔两人抽起烟来。伊凡左顾右盼,那样子就仿佛准备把农民甲打死,然后从钱包里掏出两个列弗,设法塞进农民甲的口袋。最后他终于获得成功。农民甲大惑不解,但并不反对。〕

伊凡·安东诺夫 咱们能不能用推子来推推皮夹

<sup>①</sup> 列弗,保加利亚货币单位。

克?……你瞧,这件皮夹克上有许多长短不齐的毛毛,乱七八糟地翘着,很难看。很快,一分钟就可完事,你看呢?

农民甲 啊——啊,是这么回事!好吧,给你推推……只是我们要把它算作私人养的羊,因为我们的羊,从头到尾都有数,办公室对每一只羊都进行了登记。而且一般说来,到处都有人爱管闲事。你看,就该有人来打听啦——为什么要修剪皮夹克?这是件什么样的皮夹克?难道现在是修剪皮夹克的时候吗?……

伊凡·安东诺夫 好吧。就算是私人养的羊吧。

〔轮到剪毛的那只羊从农民甲手中挣脱。〕

基科 (只闻其声)十五!……下一只!

农民甲 (对伊凡)蹲下!……

〔伊凡趴着。〕

农民甲 (修剪皮夹克)嘿,乱七八糟的毛毛还真多……等着,等着,连袖子上也有……好了!……(喊)基科——科,这一只别登记,这是私人的……

基科 (只闻其声)这怎么是私人的?是谁家养的?让主人上这儿来一趟——我想见他。

农民甲 好了,穿上你的皮夹克,请便吧!

伊凡·安东诺夫 十分感谢。这事办得可真称心。(下)

#### 四

〔办公室。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墨水瓶、水杯和一本厚厚的练习本。桌子后面坐着统计员基科,在厚厚的本子上匆匆地写着什么。伊凡·安东诺夫上。〕

基科 是您私人养的羊吗?您的证件!

伊凡·安东诺夫 (大吃一惊)请看。

〔基科注意地看着证件并开始写收据。〕

基科 伊凡·基里洛夫·安东诺夫……街道……IIIГ组……零九……八……七十八个斯托汀卡①。(撕下收据,把副页递给伊凡)请签字。这儿。

〔伊凡·安东诺夫签字。〕

基科 对了。就是说,您的职业是……

伊凡·安东诺夫 语言学家。

基科 这……(显然很困窘)

伊凡·安东诺夫 我研究保加利亚语,词汇、句子。

基科 明白了。还养羊?

伊凡·安东诺夫 对,还养羊。

基科 这是您的癖好?

伊凡·安东诺夫 怪癖。

基科 可是,您把羊养在哪儿呢?养在家里?阳台上?

伊凡·安东诺夫 养在浴室里。我没有阳台。

基科 养在浴室里?浴室里难道还可以养羊?

伊凡·安东诺夫 怎么办呢——没别的出路。就在浴室里待着吧。

基科 谁不乐意在浴室里待一阵?就我说吧,也不反对。这么说来,您是个语言学家?

伊凡·安东诺夫 是的。

基科 我早就想问您些什么问题了,但……您为什么要把麦托迪(Методий)中的“短N”<sup>②</sup>去掉呢?

伊凡·安东诺夫 哪一位麦托迪?

基科 就是基里尔和麦托迪。<sup>②</sup>

伊凡·安东诺夫 我没有去掉他什么呀。

基科 那么是谁呢,总不会是我吧?

伊凡·安东诺夫 我不知道。

基科 难道有这么多别的字母您还觉得少吗?您看现在的结果就变成这样了:那一位发明我们字母表的人——叫麦托迪,而这一位,在院子里剪羊毛的人——也叫麦托迪。这一位麦托迪不仅发明不了字母表,甚至连斗大的字都认不得。他呀——就只会剪羊毛。

伊凡·安东诺夫 您知道,我研究的只是混合复合句的结构……

基科 您把“短H”还给麦托迪吧!

伊凡·安东诺夫 但是我已经跟您说了——我研究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基科 (不听他的)这很不漂亮,您可是个年青人……把从他那儿剥夺走的东西还给他吧……

伊凡·安东诺夫 再见!……

① 斯托汀卡,保加利亚货币单位,相当于百分之一一个列弗。

② 基里尔和麦托迪是公元九世纪的两兄弟。一般认为最早两种斯拉夫字母表中的一种“基里尔字母”是基里尔在麦托迪的协助下创造的。俄文、保文等后来都是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制定的。但短H(х)在保文中并未去掉。

## 五

〔机关大楼前厅，由此可通楼梯和走廊；靠墙放着橱柜。头顶上悬挂着电梯笼子，刚好卡在上下两层楼中间。伊凡·安东诺夫、埃符格尼和若罗上。〕

伊凡·安东诺夫 我很快就结束这件事，只要用两分钟。咱们去哪家电影院？

埃符格尼 上《维托沙》。来得及。

若罗 你瞧着吧——这不过是开个玩笑，准是有人想捉弄捉弄你。

伊凡·安东诺夫 这玩笑开得可真不赖，我已经收到第三份通知书了。（读通知书）“务于三日之内前来为您个人的羊缴税。如逾期不至——罚款一百至四千列弗并追究法律责任。”

若罗 那下面写的是啥？“水禽部”？！请问，这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绵羊变成了水禽？鹅——这是水禽，没错。但是，绵羊？绵羊——这算是啥？它又在哪儿游？玩什么把戏！……

埃符格尼 若罗，这倒有点象你玩的把戏。算了，又不是你写的。走吧，不然看电影就该迟到了！

若罗 你根据什么断言说“水禽”之类的胡说八道是我想出来的？

伊凡·安东诺夫 马上就会水落石出——只要用两分钟。然后咱们再去电影院。（下）

## 六

〔几个绿色的大文件柜和带有狮子头像的保险柜。在高腿斜面写字台后边坐着一位负责人。〕

伊凡·安东诺夫上。

伊凡·安东诺夫 对不起，这是水禽部吗？

负责人 对，是这儿。

伊凡·安东诺夫（把通知书递上）我接到了这张通知书。大概是搞错了吧？

负责人（没接通知书）狐狸打死了吗？

伊凡·安东诺夫 什么狐狸？

负责人（懊丧地）为了使您的问题得以审理，必须先给我们呈交一只打死的狐狸，或者提出一份这方面的证明文件。

伊凡·安东诺夫 这跟狐狸有什么关系？这里讲的

是绵羊。

负责人 您认字吗？

伊凡·安东诺夫 认识几个。

负责人 在这种情况下，就请您先了解一下规章制度吧——喏，瞧见没有，就在您面前。

伊凡·安东诺夫（读）但是……我到哪儿去弄狐狸呀？

负责人 去打。

伊凡·安东诺夫 我干吗要去打狐狸呢？因为搞错了，我才到你们这儿来的；而且，顺便说一下，这个错误还是您造成的。是您把我叫来，又不是我自己硬蹭上来的。我干吗要去打狐狸呢？

负责人 怎么说都没用，反正您必须打死一只狐狸。已经通告要开展一场运动。

伊凡·安东诺夫 这又是一场什么运动？

负责人 与狐狸作斗争。近来狐狸大量繁殖，不可胜数，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森林里到处都是狐狸的褐红色尾巴。猎人们正在打歼灭战；尽其所能吧；不过光靠他们显然无法胜任。因此作出决定要千方百计地鼓励消灭狐狸。

伊凡·安东诺夫 不过我从来也没有打死过谁。应该怎样打猎，我也毫无所知。而且用什么去打？赤手空拳？或者您还想要我去买枝猎枪，动身到森林里去？我可不是狩猎专家，我是语言学家。

负责人（动人地）您说运动能停顿吗？要是明天狐狸都拥上了市区街道，怎么办呢？要是以后又窜进您的房子，扑向您的孩子……

伊凡·安东诺夫 我没有孩子。

负责人 您说怎么办吧？到那个时候就晚了。如果每个人都能完成自己公民的义务——灾难也就不会有了。然而却还是有那么些人，就譬如说您吧，总想急急忙忙躲开了事。说什么我们从来也没打死过谁，看不得那流血的样子，什么我们是建筑师，不是……可要是每个人都打死一定数量的狐狸，问题就可以在二十天之内解决。哪来这样的好事？！每个人都等着，说反正国家会来张罗的。但是，须知国家——这就是我们自己。目前每个有觉悟的公民都在从事消灭狐狸的工作，又鸣枪，又放炮，硝烟弥漫……而在这一时刻，您又干了些什么呢？……您是来开导我，说您是语言学家，是吧？……说得出口吗？耻辱呀，耻辱……只要您还没打死哪怕一只狐狸，我们

就不会研究您的问题。根据各方面情况的考虑，看来没法指望您的觉悟。快到森林里去，打死只狐狸，到那时候——请再来吧。我们等着您。

伊凡·安东诺夫 但是，您看见没有……

负责人 祝您一路顺风！望您毫不留情！

## 七

〔伊凡·安东诺夫回到前厅朋友们那里。〕

若 罗 哎，快到电影院去吧，否则新闻片就要看不成了！问题都解决了吗？

伊凡·安东诺夫 没有。要我交一只狐狸。

埃符格尼 等等，通知书上写的不是绵羊吗？怎么现在又变成狐狸了？

伊凡·安东诺夫 通知书甚至连看都不看。原来如此，你若想从他们那里得到答复，就必须交上一只死狐狸，或者提出你已经把狐狸打死的证明。

若 罗 哎呀，够了……

伊凡·安东诺夫 就是说，我必须省下大学里的课不讲，出发到森林去猎狐狸。你们知道这儿附近有卖猎枪的地方吗？

埃符格尼 他们怎么回事——都发疯了？

伊凡·安东诺夫 森林里狐狸的褐红色尾巴遍地皆是，必须千方百计地鼓励消灭它们！

若 罗 噢，上帝！你知道这儿在搞什么名堂吗？须知你高高在上——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听到！……

〔突然从上面电梯笼子里传来一个人的声音。原来，在电梯笼子里还有一个人，他们在此之前都没发现。他坐在那里，手中拿着本书，好象正忙着什么工作，而现在被他们打断了。〕

悬在空中的人 哎一哎，我听到啦。是怎么回事？

〔朋友们张惶失措地看着悬挂在空中的笼子。〕

悬在空中的人 我问你们，倒是怎么回事？我是听到了，但似乎并没听真——我读得正入迷呢。你们好象正在为狐狸的事犯愁吧？这有何难——到九号房间去找奇林基洛夫，对他说：“悬在空中的人向您致意！”塞给他十个列弗——只是要装在信封里——这样就可以拿到你们所需要的关于打死狐狸的证明。但是要注意，别让他偷偷塞给你们一张前科判罪证明，那可要花老大大代价罗。你们还对什么感兴趣来着？

埃符格尼 对不起，您是在那上面……工作？

悬在空中的人 哪儿呐！不过是两个月前给卡在这笼子里出不来罢了。从那时候起我就悬在这儿了。负责这电梯的技术员退休了。怎么着也找不到别人来顶替——现在，这样的人你是大白天打着灯笼也难找。而且看来坏得还不轻——从别的地方也曾请来几个人，东摸摸，西敲敲——就都溜了。显然，修理这一行他们玩不转。我原以为，三两天功夫也就可以把我从这儿弄出去的，谁知事情却拖下来了。你看，这不还悬着吗。

伊凡·安东诺夫 一天到晚您就待在这个笼子里？！  
悬在空中的人 那还能到哪儿去？请了事假，悬在这儿。我正在学习英语，订了几份报纸，还有一份《宇宙》杂志……医学科学院拿我作试验——这样，哪怕挣两个子儿也好……总还要活下去吧。

伊凡·安东诺夫 您竟还能这样平心静气地叙述这一切？！

悬在空中的人 听您的口气，您也在电梯里悬过，是吧？

伊凡·安东诺夫 没有，我只是乘过电梯上上下下。

悬在空中的人 瞧，您什么时候悬在里面了，到时候也就明白了。开始两三天，我还大叫大嚷；然后，已是请求了——轻轻地、小声地；而临到头就只是哭，无声的啜泣——嗓子完全哑了……哎，再下去我也就认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听其自然。有什么办法呢？已经什么都尝试过了。我的亲戚、朋友——也都一样。开始时，我的机关给我张罗了一阵，但后来就忙自己的任务去了——要知道他们也并不干修理电梯这一行呀——就这样把我给忘了。

若 罗 这么说，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

悬在空中的人 希望总是有的。我的大儿子省下中学不上，进了培养电梯技术员的短训班。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毕业。瞧，还得他来把我从这儿救出去呢。

埃符格尼 对不起，奇林基洛夫真会给我们开关于打死狐狸的证明吗？您也知道，我们挺着急的……

悬在空中的人 （尊严地）我悬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这整个机关的工作如何进行，我都看在了眼里，记住在心里。你们别以为什么，谁会立即撒开丫子跑去消灭狐狸？！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一只死狐狸呢——所有的人都只是出示证

明。而既然有证明，说狐狸打死了——那么，问题也就都解决了。

伊凡·安东诺夫 但是，狐狸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呀，悬在空中的人，可是有谁会对狐狸感兴趣呢？重要的是报账。要知道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有功人员的奖赏，然后再来一场新的运动。请你们告诉我，谁还会爬山涉水去清点狐狸？从外表看，你们似乎是知识分子，应该……

埃符格尼 真是乱弹琴！他甚至把我们搞糊涂了，可我们——却还是从小的朋友呢。那好吧，我们马上去开证明，把事情了结，否则电影就看不成了。

伊凡·安东诺夫 十分感谢您！

悬在空中的人 没什么。我毕竟还是希望你们找到一个能使你们悟出个中奥妙的人。

〔三个朋友下。〕

悬在空中的人 (继续读英语课本) I am a boy. You are a girl, what is my name? My name is Peter.

〔悬在空中的人之妻提着装得满满的菜兜上。〕

其妻 基里尔！……基尔乔！

悬在空中的人 My name is Peter. (往下看了一眼) 啊——啊，是你呀！有什么事吗？(放下一根绳，上面拴着一只篮子) 带西红柿来了吗？

其妻 哪儿也买不到西红柿。我找了整整一早晨。(开始把菜兜里装的东西放到篮子里)

悬在空中的人 我需要维他命……可这是怎么回事——老是没有，没有！辣椒没有，西红柿没有……倒是有什么呀？

其妻 (抱歉地) 瞧，我给你带来了鳊鱼……这是含磷的食物……(继续把东西放到篮子里)

悬在空中的人 含磷的食物！整整一星期都是磷呀磷的。我都觉得自己始开，发磷光了！

其妻 (胆怯地) 这是补脑的。你该知道你正在学英语。

悬在空中的人 (埋怨地) 补脑的！手电也没有吗？

其妻 我给你拿了本书来。

悬在空中的人 (怀疑地) 又是本什么书？

其妻 (胆怯地) 中篇小说《真正的人》……

悬在空中的人 (生气地) 够了，别说了！《真正的人》你已经给我带来五回了！请不要忘记，我的神经很正常！我经得住这个考验。我的神经不会出什么乱子……你一会儿给我塞一本杰克·

伦敦，一会儿又给我塞本船舶遇险的故事，说什么这些惨遭飞来横祸的人靠了一只木筏子在上海漂了六十四天，只吃一些浮游生物，尽管这样，也没丧失理智！……可我，你要知道，并没乘坐木筏！也并不在无遮无盖的大洋上！……我是在咱们社会主义的机关里！这里既没有鲨鱼，也没有台风，还按时开饭……(很激怒地突然沉默下来) 木筏！

其妻 (怯生生地) 格奥尔基耶夫向你致意。他让你不要丧失信心。他内弟有个熟人，是技工，从前管理过电梯，真可以说是个权威。

〔悬在空中的人怀着希望俯身于笼口。〕

但这位技工目前已经换了工种，在搞第二套节目的天线安装工作了——干这个事好处更多一些……

〔悬在空中的人还以原来的姿势站着，但往后闪了闪。〕

这位技工询问了这部电梯的型号，说这种电梯的构造非常复杂，已经有三十来年不生产了……

悬在空中的人 不生产了……我也知道已经不生产了……那么他到底来不来救我出去呢？……

〔静场。〕

悬在空中的人 那……采佐在干什么？

其妻 (不好意思地) 当然在学习……

悬在空中的人 (怀疑地) 是在学习吗？

其妻 在学习。(她的语调仍然使人有理由认为事情并不十分顺利)

悬在空中的人 说呀！确实是在学习吗？！你为什么还不吭气了？

其妻 他想结婚。

悬在空中的人 这怎么——结婚？

其妻 就是这样……和常人一样地结婚……

悬在空中的人 (震惊地) 难道这和常人一样吗，如果他的父亲还悬在电梯里？想结婚！他倒结婚，可我怎么呢？一辈子蹲在这电梯里？吃这种含磷的食物？

其妻 他许了诺言，说还是要念完这短训班的，不放弃。

悬在空中的人 我知道他会怎样念完这个短训班……只要他还没把我从这个电梯里弄出去，他就别想结什么婚！赶明儿我怎么带着孙子散步呢？——在这儿，在这个笼子里？！……

〔静场。〕

悬在空中的人 把他带到我这儿来，我跟他谈谈！……

〔其妻一句话也没说，顺从地走了。〕

悬在空中的人 （对着她的背影）《真正的人》在你那儿吗？

〔其妻默默地走了回来，站在电梯下面。〕

悬在空中的人 （小声地）把书给我。（放下篮子）  
〔其妻一声不响地把书放在篮子里，看着篮子提上去，突然满脸通红，捂住眼睛，飞快地跑了出去。悬在空中的人叹着气，打开了小说的扉页。看书。伊凡·安东诺夫、埃符格尼、若罗上。〕

若 罗 同志！……悬在空中的同志！

悬在空中的人 （往下看）啊——啊，是你们？！怎么样，都解决了吗？

埃符格尼 证明——我们搞到了，但是这个部门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悬在空中的人 什么部门？

伊凡·安东诺夫 水禽部。十五分钟以前还是水禽部，可现在在那个房间里办公的却完全换了一批人，而且问起水禽部来，他们竟一无所知。

悬在空中的人 这一点也不神秘，这就是通常的改组。等等，让我想一想……水禽……啊哈，这个部门原来叫“禽犬”部，改组成了水禽部，而“犬”呢就进了鸣禽部。然后又把这个鸣禽部合并入了兔子和其它动物的部门。就是这样。狗还在原地，我相信这一点。可你瞧，就是这个水禽部却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把它塞到哪儿去了呢？……最有可能的是成立了两个部——水族和禽类。

伊凡·安东诺夫 那您是否认为，我们只要到这两个部中的一个去，就能办完我们的事情？

悬在空中的人 难说——这里的工作作风十分灵活机动。可能成立了两个新部，但也没准三个老部合而为一。毫无把握——应该进行实地调查。

## 八

〔三个朋友时聚时散，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舞台顶部的天桥、后台、两侧。朋友们的声音从幕后传来，忽远忽近。〕

伊凡·安东诺夫 这儿也没有。

埃符格尼 （从相反方向，喊）把狗和猫合并在一起

了！……

伊凡·安东诺夫 （已经换了地方，喊）可是猫那儿我们已经拜访过了，那儿什么狗也没有呀！……

埃符格尼 那时候没有，可现在有了……

若 罗 （又在另一处喊）我们干吗找狗呀，我们是要找“水禽”！……

伊凡·安东诺夫 天哪！我们又干吗要“水禽”呢，如果给我寄来的通知书上写的是绵羊？！都快疯了！

〔三个朋友在天桥上又来回跑了一段时间。〕

若 罗 （喊）找到了！找到它了！就是它！就是它！

埃符格尼 （从某处回答）找到什么了？抓住它！

若 罗（喊）就是它！“产奶量有限的水犬部”！

伊凡·安东诺夫 瞧你这傻样！

埃符格尼 它们合并了！

〔三个朋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站在门前。〕

若 罗 就是这儿。合并在一起了。咱们进去吗？

伊凡·安东诺夫 走。

〔三个朋友坚定地走了进去。〕

## 九

〔几个带有狮子头像的绿色大保险柜、橱柜、各种电气用具①、写字台。寂静。负责人坐在桌子后边写着什么。农民乙恭恭敬敬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腋下夹着一卷什么东西。三位朋友默不作声地以目示意，站在农民乙的身后，看着负责人。后者继续写他的东西。〕

〔本剧中的负责人（这个角色应该由同一位演员扮演）将多次出场，担任不同的职务，穿戴不同的服装，具有各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但实质却应该万变不离其宗——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而不管他在哪儿工作，做什么工作，也不在乎他的穿戴和行为举止、文化教养。这样的人很多，但其主要特征都相同——对人、对人的命运漠不关心。〕

〔后文中凡写有“负责人”字样，即指此种类型。伊凡·安东诺夫将不断与他，与这位官僚主义者相遇。〕

农民乙 呃，那么我……现在怎么办呢？瞧，这就

① 指电气插销座、带有荷叶形灯伞的挂灯、台灯等。



是我那头羊的皮……(抖开腋下夹的东西)

负责人 (头也不抬)皮我看见了。

农民乙 那么我再跟你说一下吧。就是说,我站在铁路道口的拦木旁边,而我的羊(指着羊皮)在吃草……突然拦木放了下来……

负责人 关于拦木的事我已经明白了。

农民乙 那好吧……于是,带跨斗的摩托、套着马的大车、“莫斯科人”牌小汽车就都在拦木前面排成了队,等着火车通过。突然,那辆摩托车,看来是由于惯性,往后一滑,撞上了马。车把式生了气,爬下车就给摩托车手一巴掌。摩托车手于是发了狠,也给马来了一下——车把式是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摩托车手不敢惹他。这一下马可是受不了啦……

若 罗 怎么啦?马踢了摩托车手?

农民乙 不,马掉过屁股,尥起蹶子就给了“莫斯科人”一下。这时可轮到司机生气了,尽管在此以前他只是咧着嘴龇着牙地看热闹。他钻出汽车就往车把式身上打去……我哈哈大笑地看着他们:瞧你们这些神经病,无缘无故就扭打成一团……我就好象看电影似地瞧着他们……

负责人 简短一些。

农民乙 好吧。就在这时候火车来了。火车一过,拦木就升了起来,于是所有那些刚才打架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你们哈哈大笑什么,”我说,“什么事情让你们那样高兴?”他们指着那拦木的顶端,差点儿没笑破肚子。我也朝上一看……那里——哦,我的上帝!——一只羊悬在半空,晃着打秋千呢。啊,是我的羊。拦木放下的时候,我是本来只想把羊在上面系一会儿,这样我在看他们打架时,它就跑不掉了。所有的人都坐上车——有的把住方向盘,有的抓起马缰绳——都走了,而我呢,却一直站着,等候那拦木重新落下来,才把羊解开。我解了羊,剥了皮——喏,就是这一张!——然后就对自己说:好吧,现在至少可以不用为它交税了,让我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那些收税的人听听吧……

负责人 给我证明。证明!明白吗?还要重复多少遍?说明你的羊已经死了的证明。羊皮上又没写着这是谁的羊。

农民乙 还要给你什么证明?!瞧,这不就是剥下来吹干了的羊皮吗?!要是羊还活着,它怎么能没

有皮呢?

负责人 整整一天我都耗在你身上了。我们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没有证明不行。

农民乙 你等等嘛,不要这样嘛……

负责人 工作可不等哪,又不只是你一个。拿上你的皮,去开证明去!快走!

农民乙 我倒是上哪儿去开这张证明呀?现在到哪儿也搞不到……

负责人 (对伊凡·安东诺夫)您有什么事吗?

[农民乙退到一边等候比较有利的时机。]

伊凡·安东诺夫 我这是个误会……看来,是搞错了……

负责人 什么事情搞错了?!还有什么误会?!

伊凡·安东诺夫 喏,这是你们的通知单。(递通知单)

负责人 (不接通知单)狐狸呢?

伊凡·安东诺夫 请看。(送上证明)

负责人 (读着两张纸)我看不出有什么误会。

伊凡·安东诺夫 我并没有养羊。误会就在这里。

负责人 那么您养的是什么家畜呢?

伊凡·安东诺夫 什么也没养。我从来就没有养过羊。显然,这是误会了。

[负责人站起身,不慌不忙地走近高腿斜面写字台,从抽屉里取出一串钥匙,打开一个绿色保险柜,从中取出一叠登记用的表格纸,放到自己桌子上。他傲慢地看了一眼伊凡——好象在说:误会是不可能的,这儿可是误会不了,——翻弄表格。]

负责人 伊凡·基里洛夫·安东诺夫,查尔·鲍利斯街,七十三号?语言学家?

伊凡·安东诺夫 正是我。

负责人 一个月以前您给您私人的羊剪过一次毛。想要迷惑政府机关——可不为人称道呀。

伊凡·安东诺夫 您看,我其实并没有羊。我修剪的是夹克,一件皮夹克,上面有许多一撮一撮的长毛,人家都为这事取笑我,实在是不得已我才去修剪的。这样我才到村里去了趟。这就是全部事实。

负责人 (微微笑着)您想隐瞒也白搭。想不受法律约束——没门!

伊凡·安东诺夫 请您相信,我没什么好隐瞒的。那是件皮夹克,就是现在穿在我身上的这一件。今天我穿在身上还纯属偶然。

负责人 请您听着，安东诺夫同志。我们是官方机关，不能相信空口白话。根据公文，您是羊的所有者，因此，就应该纳税。如果每个人都隐瞒自己饲养的家畜，那么请您设想一下，将会导致什么结果。您也别再白白浪费时间了。如若三天之内不来纳税，那么就将对您采取严厉的法律措施。（整理那叠表格纸，放回保险柜，锁上，把钥匙放回高腿斜面写字台抽屉，又坐回桌子后边。）

伊凡·安东诺夫 我说，是不是让咱们象有点知识的人那样，正儿八经地来把这传公案分析一下？

负责人 有点知识的人也要纳税。

伊凡·安东诺夫 您看，公文——还不等于事实。请您试着证明一下我有羊吧。

负责人 应该由您来证明您没有羊。

伊凡·安东诺夫 我？！我应该证明我没有羊？！

负责人 如果我们要为每个人论证，知道吗，会产生什么后果？要知道在我们这儿注册登记过的有二十五万人呢！

伊凡·安东诺夫 请您这么做的只有一个，而不是所有的人……

负责人 这是现在，是今天。可明天呢？

伊凡·安东诺夫 什么明天？

负责人 还有后天呢？将来呢？还可能有多少人来请求这样做呀？只要开了先例，那就——完了！

伊凡·安东诺夫 这不是羊，您明白吗？！这是皮夹克！听见没有——皮夹克！……

负责人 每一件皮夹克，在其成为皮夹克以前，都曾经是一头羊。如果您在此期间把自己的羊变成了皮夹克——那是您个人的私事，对公民的私事我们并不干涉。不过，即便如此，反正您也必须交纳税款和罚金——即交付您的皮夹克还是一头羊的那段时间的税额。

伊凡·安东诺夫 若是这样，那我就还必须为冬大衣交税罗。要知道这件大衣在以前什么时候也是羊呀。

负责人 但它不是私人的，不是您的。看到区别了没有？

伊凡·安东诺夫 我的天哪！……我可是语言学家，而不是养羊专家呀！

负责人 在纽约州的杰尼瓦，当地的摄影师在市区

花园里种植大麻叶，而且还由公共事务管理局来负责浇水……他赚了大量的钱……自然，摄影师并不要为大麻叶交税。

若罗 您听我说，他确实确实没有羊，也没有养过羊。我们认得他时，他才那么大（比划着），而且无论是他自己那里，还是他家里，连羊的影子也从来没见过。请原谅，这事简直太可笑了！

埃符格尼 而且他干吗要养羊——要知道他在大学里教书。

若罗 他能在哪儿养羊？他甚至连阳台都没有。总不见得把羊放在花瓶里吧？

埃符格尼 你们大概搞错了。

〔听了这些话，负责人站起身，走近高腿斜面写字台，从抽屉中拿出钥匙，打开有狮子头像的绿色保险柜，重新取出那一叠登记用的表格纸。〕

负责人（读）“伊凡·基里洛夫·安东诺夫，语言学家。三月二十九日为其私人养的羊剪了一次毛……”听见没有——剪的不是皮夹克，而是羊！瞧瞧，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而在“备注”栏中注明：“养在浴室里。”下面还有：“养羊的目的——癖好。”

埃符格尼 养在浴室里？！没准是养在鱼缸里的吧？

负责人 这里是您的签字吧？这证件的号码是您的吧？是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发的证件吧？

若罗 您给我们讲的是格林兄弟的童话。“癖好！”“养在浴室里！……”仿佛讲的不是绵羊，而是金鱼！或者是水母！

负责人 我在这里工作十年了，还没见任何人饲养家畜能不受法律约束。你们也不会得逞。最好还是交税吧。

伊凡·安东诺夫 交税——毕竟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使我不安的是这种原则本身。您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是公文，还是人？

负责人 公文。我们就是靠公文工作。人嘛，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伊凡·安东诺夫 公文其实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的。瞧你们相信的竟不是人，而是纸片，而且是质量不高的纸片。

负责人 我不是哲学家，我的工作征税。请您交税吧。您的高见可以到您认为合适的地方去发表，至于我，则并不需要。

若 罗 但是，如果他没有羊，那为什么要交税呢？

负责人 这是您在说他没羊。

伊凡·安东诺夫 那好吧，请您到我家去检查检查，去仔细察看察看吧……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我都没有……

负责人 当然罗，现在您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既然您建议我们去检查——那就是说，您已经把羊藏起来了。现在它正自由自在地在某某人的别墅里啃青草呢，可我们却到您的家里去检查……

若 罗 但我们却每天都上他家去，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大概总可以看到或者听到那头所谓的羊吧？……难道可以把羊藏在住宅里来？

负责人 可以。你们不正是这样干了吗？！

若 罗 那您呢？您干什么呢？

负责人 征税。如若有人不愿意交税，象你们这样，我们就可以罚款。有什么不明白的！

伊凡·安东诺夫 这一切都只跟那些真正的私有者有关。但是，我并不是私有者，这一点您难道不明白？我研究语言学，并不研究养羊学。我研究语法，研究混合复合句，研究主语，明白吗？“农民耕地。”谁耕地？农民。农民——这是主语。它指明了这一句子中完成行为的人。而羊呢，我可没有，明白吗？没有！

负责人 农民耕地，而您交税。

若 罗 我再也不能忍受，简直无法忍受了！你跟他根本就谈不拢。瞧我马上动一动……（向负责人扑去）

埃符格尼 等等！若罗！（抓住他）站住，我跟你说话！……

若 罗（坚持着）让我来交点税给他瞧瞧……要说交税，我一个人也就足够了……

负责人 假如你们让负责人员的身心健康在其履行公职时受到中等程度的损伤，就难逃三年的铁窗生活。

若 罗（坚持着）你很愿意受到中等程度的损伤……不，我要让你受重伤，最重最重的伤……

埃符格尼（拼命地阻止他）你给我安静地站着！站着，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

负责人 再加上伪证罪——三年。总共六年。

若 罗 什么伪证？你在哪儿看到有伪证人？

负责人 瞧，就是他们，站在我面前的这两个人——两个伪证人。

埃符格尼 免除他的税务！

负责人 真有你的，想不交税！大家都交，就你们不用交，是这样不？

〔谈话停顿下来。农民乙冲上前。〕

农民乙 就是说，它们都排成了队等着——套着马的大车，带跨斗的摩托……

〔但伊凡·安东诺夫马上就把农民乙推开，他站到负责人面前。〕

伊凡·安东诺夫 我们想请您摸一摸。（脱皮夹克）

负责人 不愿意。

伊凡·安东诺夫 不，您摸摸！

负责人 我不是为了摸什么玩意儿才坐在这里的。

伊凡·安东诺夫 不，您摸它一下。它象羊吗？你们那个什么纸片上写着，这皮夹克——就是羊。那就检查一下嘛！请吧！瞧，这是商标——看看吧！再看看里兜吧，一大群羊就钻在那里呢！那是它们喜欢的地方。检查吧！我请求您！

若 罗（被埃符格尼尽全力挡着）喂，你请求他干什么？放开我，让我用我的方式去他……他想让我们成为大家的笑柄！竟然还把伪证人的帽子往我头上扣！

负责人 离开这个地方！马上！立刻！

若 罗 我们不离开！

负责人 我再再说一遍：离开这个地方！

伊凡·安东诺夫 这怎么说——离开这个地方？您怎么——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讲话和文件？那里面明明都写着——人应该成为关注的中心，对人不应该粗暴。

负责人 报纸上写的也不就是你们。

伊凡·安东诺夫 即便写的并不是我们，那又怎么样呢？还会有人写的！没准还恰恰就写我们呢？！那这报纸上写的东西对您来说也没有意义吗？

负责人 绝对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有他们的事情，我——有我的事情。

埃符格尼 但是您干的事不象人干的——糟就糟在这儿。您办事都会让人发疯。

伊凡·安东诺夫 您与众不同，不是从猿进化而来，而是从公文进化来的！从登记报表进化来的！从“备注”进化来的！您的孩子也将是公文、报表，揉皱它们毫不费劲！……

若 罗 (坚持着)揉皱他本人也毫不费劲!你们马上就可看到我怎样把他揉皱!

埃符格尼 若罗,冷静些!他不是从什么东西进化来的,他根本就没有进化,也不应该进化。

伊凡·安东诺夫 咱们叫警察去!

负责人 警察?!

〔伊凡、若罗和埃符格尼下。〕

— 〇 —

〔三个朋友在过道里走着,又激动又生气。〕

若 罗 我们去找他的领导,他会让他知道该怎么嘲弄人的!……

〔突然迎面不知从哪儿走来一位社会活动家。〕

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他停下来仔细打量伊凡·安东诺夫。其他人绕过了他。

社会活动家 你是谁?我怎么有点记不起来了。

伊凡·安东诺夫 难道我们见过面吗?

社会活动家 你有电炉吧?

伊凡·安东诺夫 对不起,什么东西?

社会活动家 电炉。我问的是,你有电炉吗?

伊凡·安东诺夫 没有。怎么啦?

社会活动家 谁都这么说。等着瞧吧。(下)

埃符格尼 (走回来)是熟人?

伊凡·安东诺夫 哪儿呀!八成没好事。他问我有没有电炉。

若 罗 可别承认。这羊的事就够咱们受的了。

— — —

〔久久地徘徊以后,伊凡、若罗和埃符格尼停在一扇门旁。〕

伊凡·安东诺夫 咱们进去问问吧——这样下去不行……

埃符格尼 这样上楼下楼上楼下楼的,我都累得出汗了……好象去征服珠穆朗玛峰一样……

若 罗 走吧!等什么?咱们去问问……

〔敲门,入内。〕

〔房间里充满了小提琴忧伤的曲调。墙上挂着一张一九五五年的日历。在阴暗的角落里摆着一束业已枯干、满是尘土的花。广播喇叭传出的悲哀旋律撕裂人心。负责人——一位头发花白的男子,坐在写字台后,正小心翼翼地削着

苹果皮。〕

伊凡·安东诺夫 对不起打扰您了……请您告诉我们……

若 罗 我们想到七楼去。

埃符格尼 去找领导人。

伊凡·安东诺夫 你们这儿的楼梯只到三层就没了,往上就砌死不通了。但隔墙却传来打字机声,还有笑声——可见,那边有人在办公……

埃符格尼 我们找了,却没有别的楼梯。这是唯一的通道。

若 罗 是唯一的通道,但却不通了,砌死了……

伊凡·安东诺夫 您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爬上七楼吗?

〔负责人摇摇脑袋。他感到困惑不解:这些人干什么?想上七楼?——这无异于攀星星、摘月亮。〕

若 罗 他说什么?

埃符格尼 什么也没说。摇了摇脑袋。

伊凡·安东诺夫 没准是喇叭太响,他没听见吧。

(大声地)您干吗不关掉广播喇叭?

负责人 (慢慢地摇着脑袋)不能关。

伊凡·安东诺夫 怎么——不能关?

负责人 中心控制,统一开关。

若 罗 统一开关——这是什么意思?

负责人 就跟暖气一样。

伊凡·安东诺夫 那么,这喇叭就整天都不关?

负责人 从一九五五年起就没关过。

埃符格尼 不停地播送音乐?

负责人 从不间断。

伊凡·安东诺夫 这样不妨碍您吗?

负责人 什么都可以习惯。

伊凡·安东诺夫 您听我说,我们想上七楼去。

负责人 已经听到了。

伊凡·安东诺夫 走楼梯不行。想必另有破墙而过的妙法。您能不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呢?

负责人 我不知道。

伊凡·安东诺夫 这——您怎么能不知道呢?您不是在这儿工作的吗?

负责人 对,从一九六〇年起我就在这儿工作了。

若 罗 那您倒是怎么上七楼去的呢?

负责人 我从没去过七楼。

伊凡·安东诺夫 难道您从来就没有必要到那儿

去……难道那儿也从来没有因工作需要而请您去？

负责人（搔着脑袋）没有。

伊凡·安东诺夫 一次都没有?!——在十五年期间？

负责人 外加七个月。

伊凡·安东诺夫 但是，人们在这期间都已经登上月球……又出发去火星啦。

负责人 听说过。是些狂人。

伊凡·安东诺夫（看了一眼自己的朋友）对不起，我们打扰您了！

〔三个人都走了出来，但伊凡·安东诺夫马上又走了回去。在某种思想的推动下，他爬上椅子，伸手转了下按钮。广播喇叭不响了。伊凡看负责人。〕

负责人 我的同事在六〇年退休时，说这广播喇叭不能关，由中心控制，统一开关。

伊凡·安东诺夫 就象暖气一样？

负责人 对，象暖气一样。

伊凡·安东诺夫 而您，在这十五年内，就一次也没有想检验一下这到底是不是事实？一次也没有爬上椅子，伸伸手？十五年无所事事！干坐着，仿佛蜘蛛网缠身了一样！小提琴！乐队！照此办理，腐朽变质可就在眼前啦！瞧着吧，要来个改组的话，就准把你们这些人统统都象垃圾一样扫地出门！……（向门口走去）

负责人 改组，那又怎么办呢？……

〔伊凡·安东诺夫走出门去。〕

负责人（继续削苹果皮，站起向观众走去，仍不停下他手中的活儿）我在这里工作了十五年。这些年来，名目繁多的改组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首长们也来去匆匆，不断变更，不断时行新制度，不断安排新家俱……而我呢，还在我的老位置上，而且还将长久地待下去。什么原因呢？其实非常简单——连三岁小孩都明白：当他们玩打仗的时候，中间总只有一个人是指挥员，其他的都是普通一兵。一切灾难都归结于一点，就是谁也不愿当这个普通一兵。嘿，而我呢，却愿意，愿意当普通一兵，所以就万事大吉。让那些指挥我的人去绞尽脑汁，去互相厮杀吧。他们混战，我可要生存！在这场无休止的赌博中，我将永远是个胜利者。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因为连他（指着伊凡·

安东诺夫走出去的门）也是颗慧星。我工作这么多年，慧星般的新同事不乏其人，来来去去，匆匆而过。他们以为他们将一辈子光芒四射，经久不熄。他们不断地想方设法要在这里搞什么变革，但年把两年以后，火光就熄灭了，于是在我们过道里久久散发着烧剩下的缕缕轻烟……他们都幻想着变革世界，都想成为哥伦布、爱因斯坦、伽利略……结果又怎样呢？他们已不复存在，而我却留了下来，而且将继续留下来。你们知道个中的奥妙吗？因为我什么也不想改变。他嘛，（重又指指门）也让他燃烧放光吧。是的，他已经在那里燃烧了——我闻到了一股燎焦味。

## — 二 —

〔伊凡·安东诺夫站在电梯旁，头顶上是悬在空中的人栖身的笼子。后者身上挂满了多种仪表、发送器及能描出各种曲线图表的自动记录仪。一整套记录心脏、大脑和其他器官活动情况的仪表装置都在运转。〕

伊凡·安东诺夫 出什么事了？您觉得怎么样？这是些什么玩意儿？

悬在空中的人 瞧吧，正在记录，心脏的每一次搏动，每一次跳跃，每一次呼吸……这就是医学！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伊凡·安东诺夫 为记录而记录！——你想想！可要说记录，应该先给我们记录才对，我们那儿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我们不知道呀！只是他们为什么不把你从电梯中解救出去呢？你要这些考察试验又有什么用呢？

悬在空中的人 对我个人毫无用处，这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要知道我象加加林一样，开创了记录——悬了那么长时间。这些考察试验将会有助于所有今后象我一样给悬起来的人。

伊凡·安东诺夫 如果能按时检修电梯，这些试验考察也就毫无必要了。而现在，托您的福，沾您的光，至少将有五个人成为研究员。可您呢，却仍将悬在电梯里出不来。

悬在空中的人 您说得不对。我悬在这里是为了全人类。

伊凡·安东诺夫 人类应该保持电梯性能的良好。我觉得真奇怪，对这一切您怎么能忍受！而且

还能这样平静地发议论，甚至还有些自豪！……

悬在空中的人 人有能力做到一切。报纸上这样写着。

伊凡·安东诺夫 可也是，我倒忘了，您是订阅报纸的。

〔若罗和埃符格尼上。〕

埃符格尼 你这是跑哪儿去啦？我们到处找你……

若罗 这么说来，七楼是根本上不去的罗。我们哪儿没去过呀！——到处都跑遍了，什么也没有找着。

悬在空中的人 电梯卡住以前，是从电梯上去的。

伊凡·安东诺夫 那现在呢？

悬在空中的人 现在要到七楼去，就必须先下到一楼，走出这个机关，再从旁边的机关进去。

若罗 然后呢？

悬在空中的人 然后——登上六楼，经过他们的设计局，再拐回这个楼。那儿开辟了一个临时入口，电梯修好以前就从那儿进出。只是我不太清楚，会不会放你们进去，不过，你们可以试试。那个看门人，你们要注意——一切都取决于他。你们别惹恼他，别戴着帽子站在他面前，要是他突然想起讯问你们的教育程度，那你们就说，你们总共只上完了三年级。

埃符格尼 也要给他在信封里塞点什么吗？

悬在空中的人 不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们的教育程度。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三年级以上，否则就不放你们进去。

〔伊凡·安东诺夫、若罗和埃符格尼下。〕

〔悬在空中的人坐在电梯笼子里学习英语。寂静。自动记录仪在运转。三位朋友走后不久，萧厅中出现了社会活动家。他显然感到为难，在考虑什么问题。他手里捧着两个电炉。〕

社会活动家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在哪儿工作？在“水族”部？……不，所有在那儿工作的人我都认识……这一位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我就想不起来呢？……

〔这时候伊凡·安东诺夫、埃符格尼和若罗走了回来。〕

社会活动家 （向第一个走进来的伊凡·安东诺夫走去）你学习过规章制度吗？

伊凡·安东诺夫 什么？您是问我吗？

社会活动家 你学习过规章制度吗？

伊凡·安东诺夫 没有。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社会活动家 （满意地）没什么，我会把你弄清楚的！（向跟着伊凡进来的若罗）你也没学过？……（向跟着若罗走进来的埃符格尼）我也会把你弄清楚的！……（下）

若罗 你的熟人？好像是修电炉的。

埃符格尼 他似乎在暗示什么。

伊凡·安东诺夫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好象有什么事不太顺心。

若罗 可咱们的事却是再好也没有了！简直在这里生了根，开了花，再也出不去了！在走廊里无谓地忙来忙去，绞尽了脑汁，站都几乎站不住了。

悬在空中的人 （从笼子里传来声音）怎么——不放你们进去？

若罗 他怎么会放我们呢，既然伊凡劈头就宣布他在大学里教书……

伊凡·安东诺夫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并不犯罪！他问我懂不懂保加利亚语，那你说我怎么办——不说话？就因为他只上了三年级？！

若罗 哼！要是我不在大学教书——我就该死啦？就是说，我们都是畜生——那些不在大学里教书的人都是畜生？到东到西都嚷嚷，我在大学教书，我在大学教书……和这样的大学教师一起跑到明天也白搭。要是你跟他你说你在学习字母表，那你的事情也就早办完了。

悬在空中的人 等等。我明白了，你们想一步登天，马上就上到七楼去，可是谁都不这样干。我可是都看在眼里了。

埃符格尼 那人家是怎么干来着？

悬在空中的人 七层楼很高。应该一层一层地爬上去——先上一层，然后二层，三层……都是这样干的，已成习惯了。

若罗 那，我们走吧，否则我那神经都快招架不住了。

### 一三

〔两张写字台。在一些罐头盒里插着花。写字台后边坐着两位负责人：一男一女。男的在偷偷照小镜子。女的在忙着干什么事。突然，男的象被螫了似地跳起来，弄翻了椅子，向高腿斜面办公桌扑去。他象犯热病似地急急忙忙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办公桌。小门怦地一声

掉下来，他象闪电一样俯身下去，于是……倒出了两杯滚开的咖啡。

负责人 差点噢了……我本来在考虑问题。请！……

（把一杯端给自己的同事）不错，这个电炉比以前那个能量大些，稍一耽搁——咖啡就噢了……（高兴地喝着）真妙啊！咖啡好极了！可你，杰尔緬吉耶娃，总害怕。你听我说，要是一个人只做准许做的事，那么他的生活就将变得象沙漠一样乏味。你就别再发抖了，喝吧！不必害怕！要知道咱们的保险柜里有灭火器。我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你呀，杰尔緬吉耶娃，也许还不折不扣地信守圣经十诫吧？啊？（笑）〔若罗闯进房间。负责人迅即用纸夹盖住了自己的杯子。杰尔緬吉耶娃面前的那一杯没动。

若 罗 日安！

负责人 日安，日安……您有什么事？

若 罗 我来办理伊凡·安东诺夫的事。

负责人 那个语言学家？

若 罗 对。

负责人 您研究混合复合句？

若 罗 是的。

负责人 您买了一件皮夹克？杂毛很多？这就迫使您不得不去给它稍稍修剪一下？

若 罗 完全正确。

负责人 可是现在却要让您交税？昨天您还完全是位循规蹈矩的公民，而今天被大家误会，认为您把羊藏了起来？

若 罗 就是嘛。

负责人 您真的没有把羊藏起来？

若 罗 他没什么好藏的，从小我就了解他。他从来也没对羊发生过兴趣。他整天整天地就知道读书。

负责人 是啊，书——这是世界之窗。明白了……不过，您倒是什么人呀？

〔这时，埃符格尼还是那样精神抖擞地走进房间，在他身后是伊凡·安东诺夫。

埃符格尼 他受不了那羊骚味，他生来就厌恶这种味道，变态反应。

伊凡·安东诺夫 这是误会，搞错了，明白吗？可是谁也不愿意相信我。

负责人 （对若罗）这些同志是什么人呀？

埃符格尼 是他的朋友。

负责人 谁的朋友？谁的？

埃符格尼 他的，伊凡·安东诺夫的。我们是眼看着他长大的。要是他有羊的话，我们应该会发现。

负责人 （稍顿，竭力想理出头绪）您看，安东诺夫同志……您是安东诺夫，是吧？

伊凡·安东诺夫 是我。

负责人 是这样。那么，您看，安东诺夫同志，我感到兴趣的是：您对咱们的畜牧业有没有什么概念，哪怕是最粗浅的轮廓？

伊凡·安东诺夫 没有，对此我一窍不通。我的生活与这种类型的活动好象远了点。

负责人 （忧虑地）应该向你们承认，咱们这个州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必须迅速增加牲畜总头数，开发新的领域，解决饲料和干部问题——要知道移民把我们这里的人都移光啦，都没人放牧了……

伊凡·安东诺夫 我明白。

负责人 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一些良种家畜，正在试验昼夜三次挤奶法……不用说，成绩是很大的。不久前一头羊平均每年产奶才二十八公升，而现在们已经达到了六十七公升。我们的养羊专家大多已经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有些人在夜校学习。但是……这一切都还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有事儿干呢，安东诺夫同志，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我们是要有畜牧业好呢，还是不要有畜牧业好？——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阶段。您觉察到这个阶段的特点了吗？

伊凡·安东诺夫 您可能没有弄清，我的问题是皮夹克。明白吗？为了这件皮夹克要让我交税。

负责人 （失望地）安东诺夫同志！……您可是个知识分子呀，不应该这样！……不要再重犯过去那种对畜牧业的群众基础估计不足的错误了；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我们几乎已把我们的牲口消耗光了。

伊凡·安东诺夫 可能，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但我却理解不了。我不理解我和畜牧业的群众基础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来找您，与此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负责人 安东诺夫同志，问题在于，目前对我们来说，每一头羊都很重要。哪怕您现在只有一头羊，唯一的一头，但是我们也寄希望于它！我们没有权利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整头羊就此一

笔勾销。我们还指望着您的那头羊呢。没什么好隐瞒的——它已列入统计了。

伊凡·安东诺夫 我的羊？

若 罗 他的羊？

埃符格尼 伊凡的羊？

负责人 那还能是谁的呢？这头羊将产多少奶，出多少肉，剪多少毛，都已经统计过了。都指望看着它呢。

伊凡·安东诺夫 已经都统计过了？

负责人 安东诺夫同志，孩子们都等着喝它的奶呢。您的孩子，我的孩子，他们的孩子……（指着埃符格尼和若罗）难道您想剥夺他们……

伊凡·安东诺夫 剥夺他们什么？

若 罗 等一等——哪些孩子？

负责人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

伊凡·安东诺夫 那我的贡献——就是这头羊？

负责人 知道，我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城市的条件下繁殖绵羊——确实十分困难，困难得要命。但要知道我们也并非听其自然，不予关心。我们搞来了一些书，（指着书）化学剪毛法。很有意思的革新。在羊的饲料中加进一定数量的环磷酰胺抗癌剂，六天以后羊身上的毛就自动脱落。

伊凡·安东诺夫 不可能！……

负责人 这是一种对动物、对毛都绝对无害的方法。在兔子身上也顺利地作过类似的试验。兔子你们有吗？

〔听了负责人这些话，伊凡·安东诺夫陷入了沉思。〕

若 罗 没有！没有！……没有！……

负责人 是这样。这么说，只有羊。遗憾。唯一不好的是，掉毛以后动物就完全光秃秃了，差不多有三个星期必须给它们采取保温措施。但这并不可怕，因为私人饲养家畜的有关人员的劳动报酬问题在法律上已经妥善解决。

若 罗 就是说，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负责人 解决了。

若 罗 那么，现在当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可以雇人替他在校门口的小花园里放羊了？

负责人 当然。

伊凡·安东诺夫 那放假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去看羊啦？

埃符格尼 是呀，这真太方便了。还给他雨衣吗？

若 罗 给半导体收音机吗？

伊凡·安东诺夫 这么说，我可以雇一个牧童，还要给我雨衣，牧羊手册我也已经收到，真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知道什么是东风吗？——那就是去搞一头羊。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点我还是会做到的，我一定会把羊搞到手的。

负责人 不要这样嘛，安东诺夫同志，您可是个知识分子呀。您应该为自己那头羊感到自豪，而不要千方百计地藏藏掖掖。

伊凡·安东诺夫 我自豪，我骄傲。但是我没有羊，请您明白！要用什么语言才能对您说清楚呢？

负责人 甚至即便您现在没有羊，您也应该去买一头喂起来。我刚才跟您谈了移民，谈了山区，谈了畜牧业综合体，还谈了以往的错误……这里就表现出了每一个公民的社会积极性，他的成熟程度。但是明明有羊——就像您目前这样的情况……您简直就让我莫名其妙！……还教育青年，给学生上课呢。这就产生了问题——您教他们什么？……不正是该由您去教他们吗？……这不好，安东诺夫同志，不好，有点儿恶劣吧。而这两位——这样可爱的年轻人！——也和您一起来了……你们到这儿来为的是什么，同志们？就为了来证明他没有羊吗？说不定连你们也非法地养着羊呢？……甚至还非法贩卖乳制品吧？

若 罗 这家伙准备送我们上绞刑架呢。

负责人 就是要送你们去！

〔三个人走了出来。〕

杰尔缅吉耶娃 （轻轻地）难道您不明白——他真的没养羊！

负责人 （困惑地）什么？

杰尔缅吉耶娃 他没有羊。

负责人 杰尔缅吉耶娃，你插什么嘴？你胡说八道什么？

杰尔缅吉耶娃 我说，他没有羊。这本来是一目了然的事。

负责人 没有羊？杰尔缅吉耶娃，你神智清醒不清醒？

杰尔缅吉耶娃 清醒。

负责人 那你胡说这些倒是干什么？

杰尔缅吉耶娃 据我看，这本来就没什么好说



的——纠正错误，就完了。

负责人 哎呀，为什么你总是反复强调什么“错误，错误”呢？谁犯错误了？你这样希望构成一个错误倒是为了什么目的？此外，为什么你又这样轻信他没有羊呢？

杰尔緬吉耶娃 我就是相信他。

负责人 相信他？不过，我们可并不是教堂的执事，我要你那相信有什么用？部里审查过这个问题没有？审查过了。公文上有安东诺夫的签字吗？有。证件号码？符合。而你还来给我说什么相信他。

杰尔緬吉耶娃 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要相信人，相信人吗？可是谁相信他了？

负责人 不对头，她肯定出什么乱子了。在这里工作了那么多年，一直很温顺、娴静，从来也没听到她大声说过话，可是竟突然……杰尔緬吉耶娃，也许，你需要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啊，杰尔緬吉耶娃？

杰尔緬吉耶娃 别为我费心了，我什么事也没有。

（苦笑）一个人沉默了那么多年，有朝一日突然说出自己的心里话，那就该意味着，他一定是发疯了？

负责人 杰尔緬吉耶娃，杰尔緬吉耶娃！……我请您！……

杰尔緬吉耶娃 当然罗，如果鱼说起话来——这肯定就总是非常事件，对不对？原因就只在于人们普遍认为鱼是哑巴。

负责人 啊哈，原来是这样，杰尔緬吉耶娃！你看！我本来还以为：她有些不太好呢。

杰尔緬吉耶娃 当然罗，是有些不太好，但不是我。您要是稍为聪明点儿的话，那早就该发现，这些年来我总感到在这儿心情不舒畅，而要知道我是一直在您的眼皮底下工作的。

负责人 我似乎觉得，您今后的心情会越来越坏，越来越不舒畅的。

杰尔緬吉耶娃 有个笑话说：“如果你活到六十岁，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再也不会会有什么病痛了——那就意味着你已经死了。”您知道这个笑话吗？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笑话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不只是六十岁的老人。

负责人 可我却认为，到六十也罢，不到六十也罢，最好都别生病。此外，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我就不会在工作时间当着别人讲什么笑话。

杰尔緬吉耶娃 说到笑话，那跟您刚才讲的畜牧业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

负责人 杰尔緬吉耶娃，您说得出了格了。

杰尔緬吉耶娃 总有一天会出格的。这么看来，命中注定要发生在今天。

负责人 出格一定会受到惩罚，杰尔緬吉耶娃！……

杰尔緬吉耶娃 （讥笑）您这样说话，就像一个已经出格千百次的当事人。

负责人 不！我是出格之后事态发展的见证人。

杰尔緬吉耶娃 我可已经讨厌当见证人了。我们看得太多了，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运动场上的观众……我想亲身参加……

负责人 参加什么，杰尔緬吉耶娃？

杰尔緬吉耶娃 我也说不定去买头绵羊来喂喂。

负责人 您是开玩笑吧？

杰尔緬吉耶娃 我跟刚才那些人一起去。我知道您不会帮他们解决任何问题。对您嘛，我还是了解的。

负责人 跟他们一起去？您想当特洛伊木马，来反对自己的同事？

杰尔緬吉耶娃 您猜对了。

负责人 “修道院的狭窄天地已经容不下我的心灵”，是吧？那有什么办法呢，去吧，杰尔緬吉耶娃！去吧！这条道路是艰难的，然而也是光荣的。若是找不到工作，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毕竟还是有点地位的嘛。

杰尔緬吉耶娃 预致谢意。

#### 一四

〔简易餐室里的高腿窄条桌——人们一般在那里站着喝咖啡。三个朋友站在桌子旁边。杰尔緬吉耶娃上。〕

杰尔緬吉耶娃 我决定跟你们一起走。他反正不会给你们解决任何问题，我对他了如指掌。

若 罗 哈，我们这一伙还正少位太太呢！只是您怎么会那样聪明，想到要跟我们一起走呢？也许最好还是回去吧，为时还不晚！

杰尔緬吉耶娃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那样聪明，竟在那里坐了这么多年。

埃符格尼 不，您还是严肃认真地想想吧。您在那里工作，不是吗？工作——这可不是闹着玩

的。

杰尔·纳西耶娃 想想吗？……你们知道，多少年啦，我一直在想呀想呀，半辈子过去了，年复一年，都没法算啦……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邻居家小孩的哭叫声就把你吵醒——不知为什么又在惩罚他了。然后，在电车站上没完没了地等车，好不容易挤了上去，跋涉到工作地点，却已经迟到了，就去听值班训话吧。你一边上楼梯，一边啃着冰冷的巴尼扎<sup>①</sup>，味同嚼蜡。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浏览一下记事本，浇浇花，憋了一肚子气开始工作。书写信件字据，处理各类事务……默默地抄呀，写呀，写呀，抄呀。要是往窗外一看，你就仿佛觉得有鸽子在那儿飞翔，不由自主地你也想挥起手来——活动活动关节，以便继续埋头抄写……窗外已经下雪，薄薄的雪花已经盖住了落叶，可仿佛昨天才刚春暖花开，你因为受不了那夜晚的闷热而久久不能入睡……你老是在等待出现什么奇迹——在你的生活中按理也该出现某种奇迹；你在等待某人的光临——按说也确实该有个什么人到来……春天又到了，随后夏天犹如指缝间的流水那样，瞬息而过，岁月流逝……有人跟你在街头调笑，有人请你喝咖啡，陪你看电影，但就是没人跟你诉肺腑，述述衷肠，谁也不想听你讲完，却任意动手动脚……你的同事想跟你睡觉，可他却毫无引人之处——既不漂亮，又不聪明，甚至也不是什么白痴——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他俗不可耐而又胆小怕事，穿着一双黑袜子，最大的能耐就是建议你听唱片，但他的唱片却没有一张有价值……嘿，难道这就是生活？可话又说回来，大家不也都是这样在生活吗？……食堂吃饭时——土豆烧肉——就只听到谈论什么：“您听说了吗，伊凡诺夫的老婆跟牙科医生乱搞？”而甜食——牛奶粥——吃过以后照例又是：“知道吗？在卖摩登皮鞋呢，只不过很贵！”“是呀？很贵，太贵了……”“这一位格奥尔基耶夫如此无能，为什么大家竟还容忍他这么长时间？”然后又是书写，杂务，又是挤车……就这样虚度了年华……你既成不了玛丽娅·居里<sup>②</sup>，也成不了索菲娅·劳伦，<sup>③</sup>甚至也当不了船长……孩提时代你就幻想如小鸟般展翅飞翔，还经常梦见自己飞呀，飞呀……可你们现在却建议我回

去……谢谢吧，我可受够了。谁希罕我的职位——那就请吧，欢迎！工资很优厚，同事很体面，工作又安静。有愿意的吗？要有——就请！位置空着。

〔三位朋友默不作声。〕

杰尔·纳西耶娃（瞧着他们，抱歉地笑笑）你们别害怕——我不是话篓子，一般我都不吭声。而现在却说了如许之多。十年时间才发表一次意见总还是允许的吧。十年才总共一次——这并不算多。

## 一五

〔四个人继续在机关里走东闯西，然后停在一扇门前。〕

杰尔·纳西耶娃 到了。是这儿。他是个聪明人，我想，他会理解我们的。

埃符格尼 不知怎么搞的，有点儿害怕。

杰尔·纳西耶娃 只要有可能——他准会协助我们的。我相信这一点。

伊凡·安东诺夫 那么——咱们进去吧。

〔入内。〕

〔一个小孩在房地板上玩耍。地板上铺着长条地毯。房间一角放着做饭的炉子，上面有口锅，冒着气。沿墙放着一张木床、一个柜子、一台电视机、一个冰箱、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几帧家庭照片。房间中央是一张桌子，铺着色彩鲜艳的桌布，放着装有盐、胡椒等各种调味品的五味瓶架。一位妇女围着围裙正在削土豆。整个布局构成一幅可爱的小家庭的生活图景。〕

家庭主妇 你们好。请……请……请坐！（安排不速之客坐下）而您——就坐床上吧……请坐，请坐……很抱歉，我们这里挤了点，而且连椅子也不够。怎么办呢，就一个房间……哎哟，你瞧我刚动手削土豆，想跟肉和菜一起焖它一锅。（取下围裙）米尔乔，招待招待咱们的客人吧。（客人们完全不知所措了。小孩走到柜子跟前，从里面取出一盒糖，请客人吃，然后又把糖盒

① 一种千层饼之类的糕点，有馅。

② 玛丽娅·居里（一八六七——一九三四），即居里夫人。她与丈夫比埃尔·居里因发现放射性元素，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③ 索菲娅·劳伦，意大利著名女电影明星。

放回原处，继续在地板上玩他的小卡车。令人难堪的沉默——客人们不知怎么办好。

家庭主妇 好像要变天了。

埃符格尼 是呀，冷了。

伊凡·安东诺夫 快到冬天了。

若罗 是呀，树叶都已经掉下来了。（解释地）从树上掉下来了。

家庭主妇 去年这个时候下着连阴雨……

伊凡·安东诺夫 是的，去年雨水够多的……

〔静场。〕

杰尔緬吉耶娃（试图打破这种令人难堪的沉默）多可爱的小宝贝。哎，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小家伙不吱声。〕

家庭主妇（泪水盈眶地）小名叫——茨维托米尔。

杰尔緬吉耶娃 小名——这是怎么回事？那大名呢？

家庭主妇 他没有大名。

伊凡·安东诺夫 刚才您不是说了吗，他叫茨维托米尔？

家庭主妇 人家不让我们用这个名字登记，说，花名册上没这种名字。

杰尔緬吉耶娃 什么花名册？

家庭主妇 出生登记处的花名册，上面有各种美丽动听的字。你只能从这个花名册中挑选，否则就不给孩子登记。可我们已经管他叫茨维托米尔了，那时我还在妇产医院呢。我们哪能放弃这个名字呢？我们一个劲地说呀，求呀——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花名册里没有这个名字，就不行。因此，我的孩子至今仍是册上无名。哪儿也不给登记——就像他根本不存在一样。

杰尔緬吉耶娃 请您原谅，我……真是的，怎么能这样呢……

家庭主妇 没什么，您别担心，我已经习惯了……

杰尔緬吉耶娃 这么说来，亚纳基耶夫现在不在这个房间里办公了？他那个部门以前可是在这儿的。

家庭主妇 不会吧，我们在这儿已经住了五年了，可并不认识亚纳基耶夫。他在这儿办过公？那大概还在这之前吧？

杰尔緬吉耶娃 什么？你们在这儿住了五年了？

家庭主妇（解释，仿佛这事十分自然）您要知道，扩建街道时，我们的房子给拆了。应该马上给

我们分配别的住宅。但住宅暂时还不够，要的人太多了……给了我们房间，但是总在那些计划要拆毁的房子里。刚刚搬进去个把星期，嘿，就又要拆了，于是又把我们迁到别的地方，而那里过不多久又该拆了。目前许多街道都要扩建。因此，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在搬来搬去。可是生了孩子，我们就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地游牧啦。因此，你瞧，就到了这儿，这个大门，人家给了我们这个房间。自然，是临时的——原来这里是办公室。

伊凡·安东诺夫 可这里是——机关！不是吗？你们怎么能住在这里呢？

家庭主妇 习惯了。而且也有其方便之处：要是突然需要开个证明或者打听点什么事——不用走远，马上就能到手。我要出去买点什么东西，隔壁房间的朋友就会把炉子上的汤也给你搅拌均匀，孩子也捎带上照管了。我们的邻居真不错——没话可说。我那位丈夫开始还难以适应——就那么个人——可连他后来也放心了。总的说来，我们是满意了。呃，你们要找的那位亚纳基耶夫——是个黑眼珠、中等个儿、老眨巴眼睛的吧？

杰尔緬吉耶娃 对，对，就是他。

家庭主妇 他在上面一层楼，正好在我们头顶上。有一天，他在走廊里，突然闻到了薄荷味，据说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这种气味——于是就拐进来了……那天是我在用薄荷调料作菜豆。给他盛了满满一碟——他吃得很满意……怎么样，你们是不是也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吧？——烤肉说话就得……

伊凡·安东诺夫 不了了，谢谢！我们有事，要找亚纳基耶夫。

家庭主妇 那事情办完了再来吧——那时候烤肉也刚好得了。

〔埃符格尼、杰尔緬吉耶娃和伊凡·安东诺夫走出房间，下。在他们与家庭主妇聊天时，若罗与米尔乔玩得入了迷。伊凡·安东诺夫等了等又转回来。〕

伊凡·安东诺夫（对若罗）你这是怎么啦，朋友？

若罗 我要留在这里了。

伊凡·安东诺夫 怎么留在这里？

若罗 我喜欢吃家常烤肉，从小就爱吃。这是我最喜欢吃饭菜。

伊凡·安东诺夫 我们可是来找亚纳基耶夫的呀！

若 罗 我不去了。

伊凡·安东诺夫 你这又为什么不去了呢？要是你饿了，我们可以等你。

若 罗 不啦，不必等了。

伊凡·安东诺夫 若罗，别开玩笑！你别忘了，我们是来证明根本就没有绵羊这回事的！……你怎么能把我们丢下不管呢？

若 罗 我厌倦了。我厌倦这样地跑来跑去，证明这、证明那，吵架胡闹、上楼下楼，烦死了；我厌倦在走廊里闲逛，厌倦对真理的追求；我已经不想再走了，我累了。我已经四十二岁，不年轻了。我想组织家庭，生儿育女……让妻子也穿着围裙在家里迎接我……我们在这走廊里为了那头倒霉的羊徘徊彷徨，而时间却在白白地过去，上帝才知道，这件公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而且归根到底还能不能弄清……我知道我们从小就是朋友，可我是——人，因此，我想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地生活。

伊凡·安东诺夫 没有多少路了，总共就剩一层楼了。

若 罗 我连爬半层楼梯的力气也没有了。我不想去了。吃完烤肉我就回家去。

伊凡·安东诺夫 你不是也听见了吗？——我们要去找的那个人聪明能干，对人关怀备至。他洞察一切。你可别在半路抛开我们不管呀。

若 罗 这条路没有尽头。生命在消逝，我想象个人，像个普通人那样地生活。你给自己买了件皮夹克——这怪不着我。你去追求你的真理，而我则去追求我的。我不是英雄，也不打算成为乔尔丹诺·布鲁诺<sup>①</sup>，而只想当一个最最普通的人。顺便说一下，我也有权这样做。

伊凡·安东诺夫 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接到诸如此类的通知书的，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

若 罗 你就让我安静一会吧！（坐到床上）

伊凡·安东诺夫 我也不是英雄，不是乔尔丹诺·布鲁诺。可须知不能这样对人。难道你没瞧见结果如何吗？我们走来走去，证明，解释，发誓赌咒——都等于零。等于零！零！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的劳动、工作、学位论文、书籍、感情、原则，我们整个的生活——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就可以大笔一挥全部勾销！据说就因为某事在某处没有那样的记载！莫非某

张荒唐无稽的纸片就可以把我们整个的生活翻个底儿朝天？上面堂而皇之写着的——分明是荒谬绝伦，可我们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不，不是这样！我不相信！我不赞成，而且永远也不会赞成这种状况。你也不会赞成的，你没有权利赞成。否则，有朝一日早上醒来，往镜子里一瞧，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也变成了……一头绵羊了。喂喂，站起来，让咱们走吧。听见没有，若罗？

若 罗 我累了。

〔伊凡·安东诺夫凝神看着他，然后转向观众，看着大家。站在他背后的家庭主妇、小孩和若罗也看着观众。〕

〔灯慢慢亮起来。当观众席上灯火通明时，伊凡·安东诺夫下。〕

## 第二幕

### 一六

〔悬在空中的人阴郁地站在电梯笼子里。下面，他的妻子勉强坐在菜兜上，一言不发，仿佛心事重重。〕

悬在空中的人 喂，你倒是干吗一声不吭，来刺激我的神经？

其 妻 有时候一声不吭要比说话更好些。

悬在空中的人 得了！这种东方式的智慧我已经够了……你总该看得出我的处境吧……喂，你倒是说呀！……难道他终究还是结婚了？

其 妻 没有。

悬在空中的人 那，出什么事了？

其 妻 他们想让你退职。

悬在空中的人 让我？为什么？

其 妻 因为你不上班。

悬在空中的人 可我怎么去上班呢？简直是笑话！谁都知道我被关在电梯里了！我蹲在这个笼子里并不是想来过过瘾。我忍受着艰难……困苦……还在对科学事业作出……

其 妻 他们说：“不错，是这样。可他没来上班，

① 乔尔丹诺·布鲁诺（一五四八——一六〇〇），意大利伟大的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因批判宗教和教皇特权、要求取消僧侣的经济特权和传播哥白尼学说而受到教会迫害，被活活烧死于罗马。

电梯坏了，难道能怪我们？工作就是工作，可不等人。”

悬在空中的人 我总会走出这个笼子的。难道我永生永世就悬在这里了？你跟他们说了吗？

其妻 说了。

悬在空中的人 他们怎么说？

其妻 他们回答我说：“再等两三个月，不能再等了。要是到那时候他还不来……”

悬在空中的人 那怎么办呢？

其妻 那就根据双方的同意……

悬在空中的人 可是我不同意！如果我反对，这又算什么根据双方的同意呢？

其妻 他们说：“到那时候他就会同意的——他能有什么办法呢？什么办法也没有！……”

悬在空中的人 给我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拿来！（沉思）

（其妻一言不发。）

## 一七

〔亚纳基耶夫的房间。写字台上放着小齿轮、细弹簧和其他钟表零件，以及各式工具。负责人本人正忙着修理一具会奏乐的老式座钟。伊凡·安东诺夫、埃符格尼及杰尔緬吉耶娃上。〕

伊凡·安东诺夫 是亚纳基耶夫同志吗？您好！

负责人 您好。请。噢，整整一个代表团呢！可我，你们瞧，正忙着修理座钟。不过，事情很不顺手——这座钟已经老掉牙啦……走不准，却仍然能叮咚作响……

〔响起了柔和的旋律——一支莫扎特①的小步舞曲。全体都听着。〕

负责人 怎么样，你们喜欢吗？想想看——还是十八世纪的，是路易十六时代的②……可还能叮咚作响！……嗯，那么，我能给你们帮点什么忙呢？

伊凡·安东诺夫 事情有点复杂……

负责人 难道这就简单吗？（指指座钟）零件零件——就有三百零七件！……说吧，说吧，别担心。

埃符格尼 我们已经到过许多地方了，所以……

负责人 我听着，请说吧。

伊凡·安东诺夫 从头讲起吗？

负责人 悉听尊便。

伊凡·安东诺夫 最好从头讲起。我买了件皮夹克……

负责人 啊——，这么说来，您就是那位因皮夹克而出了点事的？……知道啦。事情办得确实不太高明。

埃符格尼 象白痴干的。

杰尔緬吉耶娃 但同时也十分清楚。

负责人 是的，十分清楚——您没有什么羊，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误会。

伊凡·安东诺夫 正是这样，您说得很对。

负责人 事实上，您修剪的不是羊，而是皮夹克。

埃符格尼 不错，是我让他那样干的。

杰尔緬吉耶娃（对伊凡）怎么样，我跟你说的嘛！……

负责人 尔后，您被当作绵羊的主人列入了登记册。

杰尔緬吉耶娃 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负责人 是呀，您被错误地登记了进去。

伊凡·安东诺夫 正是这样。

负责人 这一切都象大白天一样清楚。

埃符格尼 我该不是在作梦吧？

负责人 这么说来，您没有羊？

伊凡·安东诺夫 没有。

负责人 而这——恰恰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伊凡·安东诺夫（惊奇地跳起来）这可是为什么呢？！

负责人 主要的困难也就在于您不是羊的主人，并且也不想承认您有羊。否则，只须五分钟我们就能把这一问题解决了。

伊凡·安东诺夫 我一点儿都不明白。

负责人 如果您有羊，那事情就要简单得多。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与传染上口蹄疫的牲口有过接触的羊而列入另一类清单，一般地说，我们爱怎么处置就可以怎么处置。然而，您却没有羊。

伊凡·安东诺夫 我还是不甚了了。

埃符格尼 我也是。

负责人 这多简单呀！弄错了，是不是？

伊凡·安东诺夫 这个我明白。

① 莫扎特（一七五六——一七九一），著名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

② 路易十六，一七七四至一七九二年间的法国国王，在他统治时期开始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负责人 问题在于谁都不想承认自己有错误，就是这么个作风。只要能把原先的错误遮掩过去，都宁愿再犯五个新的错误。您明白了吗？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会承认他在您的皮夹克问题上犯了错误，相反，每个人都将断言您有羊，甚至即便让他们每个人都亲自来穿一穿这件皮夹克，扣一扣所有的钮扣，也枉然。因此，您拼命想证明这是皮夹克（指着皮夹克），而不是羊，也只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要摆脱既成的困境，只有两条出路。

伊凡·安东诺夫 哪两条？

负责人 第一条——交税。

伊凡·安东诺夫 真是条好出路！

负责人 您不同意？

伊凡·安东诺夫 如果同意——我早就交啦。

负责人 您就承认您有羊了吧，即便假装也行，这样，我们就能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把这事了结。

伊凡·安东诺夫 您还提到另有一条出路。

负责人 第二条出路——去买一头羊。

伊凡·安东诺夫（稍顿）什么？买一头羊？……

负责人 您听我的话。如果有头羊摆着——管它是真的是假的——那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您为什么就不能买头羊呢？嗯？您成家了吗？

伊凡·安东诺夫 什么？啊——啊，没有。

负责人 羊恰好是您所缺少的东西。这是一种温暖、驯良、娴静的生物，很快就能信赖你，依恋你。反之，它也完全值得您的信赖——这可不是什么狗呀猫的，性子狡诈，又有爪子，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习性。羊——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它不懂仇恨为何物，宽宏大度，不讨窟窿……如果我不曾收罗这一堆丁当作响的魔怪的话，那我一定要给自己买一头羊。有了它，家里就会有一种特别亲切可爱的气氛；有了它，人就不会感到自己孤苦无依。此外，它还会给你的家庭带来某种民族的、民间的、乡土气的东西……您也知道，我们深感缺少的不正是这种东西吗？这一切，我们早已丢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啦……至于说到您随时都能喝上新鲜羊奶，还有干酪及其他产品，那就毋庸赘言了。除了从这位生产者身上直接取得那些天然产品外，它同时还是您所充分信任的亲密无间的朋友……请您买头羊——这就是我对您

的忠告。

〔伊凡·安东诺夫沉默不语；他感到那样震惊，以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负责人 买吧！请您相信，只有这样您才能使自己免却极度的烦恼，保持神经的安宁，并且还能在家里增添一个朋友。连我也能沾光，就是大大减轻给您帮忙的任务。没有羊——我就束手无策啦。

伊凡·安东诺夫 这么说，证明我没有羊的唯一方法——就是买一头羊？

负责人 是的，摆脱您目前处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去弄一头羊，请相信我。

伊凡·安东诺夫 谢谢您的忠告，但没有羊我也一定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负责人 唉，您太嫩啦！……有什么办法呢，随您的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去吧，我是真心诚意想帮您的忙……我年轻时也是这样的，象只好斗的公鸡，不肯安分守己……可那是什么样的年月……我们又是些什么人啊……

〔座钟突然开始演奏小步舞曲，仿佛是对亚纳基耶夫青年时代的反响。〕

## 一八

〔三个人从房间里出来。埃符格尼走在前面。〕

他突然停步，朝伊凡·安东诺夫转过身来。

埃符格尼 我说，你为什么不同意呢？

伊凡·安东诺夫 我不能同意。等明天他们照葫芦画瓢还得让我给大象交税呢……

埃符格尼 那么，不妨就承认有一头羊也好嘛。人家情愿帮你忙——你呢，也就可以干干净净地脱身了。

伊凡·安东诺夫 不，不！不行！

埃符格尼 你可要明白——这样对你更好些。要知道这是生活，不搞点妥协退让归根到底是行不通的。这段公案很可能会对你在大学的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

伊凡·安东诺夫 但如果这根本就不是事实，那我怎么能同意说我有头羊呢？

埃符格尼 不要太天真啦。你现在是该考虑事实的时候吗？考虑考虑自己吧！

〔伊凡猛地往前走了几步，但就在这个时候，社会活动家上场了。他拖着六个电炉和几个咖

啤壶。

社会活动家 (对伊凡) 你把炉子藏到哪儿去了?

伊凡·安东诺夫 我什么炉子也没有。

社会活动家 (指着电炉) 所有这些玩意儿我都是从那些人手里没收来的, 他们也拍着胸脯担保说他们没有电炉。没什么, 看我也会来收拾你的。(下)

伊凡·安东诺夫 这是谁呀? 我已经撞上他三回了。

杰尔緬吉耶娃 他负责消防工作, 属于社会福利组织系统, 自愿参加的。

伊凡·安东诺夫 可我还以为他——就象俗话说的——神经有点失常呢。

埃符格尼 可我却以为, 咱们最好还是收场吧, 到此为止。继续隐瞒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你自己也看得见, 我们不可能把它藏起来。

伊凡·安东诺夫 你指的是什么?

埃符格尼 我指的是羊。

杰尔緬吉耶娃 什么羊?

埃符格尼 他的羊。

杰尔緬吉耶娃 他的? 难道他有羊吗?

埃符格尼 当然有。

伊凡·安东诺夫 你这是怎么啦?

埃符格尼 把它藏起来简直毫无意义。

伊凡·安东诺夫 你疯啦! 你们听听, 他好象有点乱套了。埃符格尼, 你怎么啦?

杰尔緬吉耶娃 您还真有羊?

埃符格尼 有了好多年啦。白白的, 他非常非常喜欢它。您要是看到他们怎么聊天……看到他怎么往它脖子上系花蝴蝶结, 就好啦……它就是带着花蝴蝶结走来走去的……

杰尔緬吉耶娃 (看着伊凡) 这么说来, 您还真有羊!

埃符格尼 而且, 什么好听的名字没给它取呀……它就躺在地毯上, 靠在他两腿中间, 眼睛半开半闭, 好象在幻想什么……甚至都难以相信, 这是一头绵羊!

杰尔緬吉耶娃 (直视伊凡) 这么说来……

埃符格尼 他是那样地爱它! 甚至都不把它看作动物, 所以他也就不愿意交税啦。我甚至都难以设想他怎么可能否认它的存在。然而, 他却否认了, 尽管已经有那么多年, 有那么多的东西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却否认了它的存在。

伊凡·安东诺夫 对, 是这么回事。我是有一头羊。

埃符格尼 有。

杰尔緬吉耶娃 这么说, 您刚才说的一切都是……

伊凡·安东诺夫 我本来以为还能蒙混过去, 但结果证明不行。因此, 我就采取了不承认主义。

杰尔緬吉耶娃 (痛苦地) 又把我给骗了……象平常那样……真是走运的一辈子走运, 可倒霉的……

伊凡·安东诺夫 我表示遗憾。

埃符格尼 你遗憾……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在走廊里拖来拖去? 为什么要骗人? 为什么还要招来这位不幸的姑娘呢?

伊凡·安东诺夫 (对杰尔緬吉耶娃) 他大概走来走去走得迷乎, 乱了套了, 也不必去与他计较了……对这一切, 就认了吧。

埃符格尼 我乱了套? 才不呢, 我一切都正常。只是你那原则性简直都快使我恶心了。听见没有, 我已经腻味透了。多少年了, 我了解你的为人——你总是那样有原则, 那样诚实! 还总是没完没了地用你那诚实来指责我们, 训戒我们: 睁开眼睛看看吧, 我多么有原则, 多么诚实! 我有我的立场, 你们却没有。你们是软体动物, 跟蛇似地弯来扭去, 只想爬得高些, 捞得多些……而我, 你瞧, 我没有私人住宅也过来了——租一个房间, 不就得了! 即便苦熬硬挺好歹混日子, 我也不会在谁面前低头折腰, 也不会去妥协调和抹稀泥……于是乎, 你仿佛无意间把这一切都变成了固定的生活方式——一位语言学家, 生活在人世间, 研究他的混合复合句, 租间房, 啃面包……甚至压根儿都不曾怀疑, 他那原则性已经达到了多么可笑的度……我讨厌透了, 这些示威性的表现! 你想以此来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诚实正直也能过日子, 是不是? 说明应该坚持原则而决不退让? 哈! 圣洁高雅的天真! ……你的门上就少块牌子了: “新人高雅——按铃两下!”

伊凡·安东诺夫 (对杰尔緬吉耶娃) 他一切都正常, 完全正常。

埃符格尼 我可不愿意马马虎虎过日子, 我要生活得好, 听见没有?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 我曾象鬼迷心窍似地, 想得到一张好文凭上大学, 可是老师却只给别人打五分……谁的母亲

是校长，五分；谁的父亲是首长，五分……五分也就到此为止了——要知道五分的人数是有计划控制的！为此我曾不得已经常向学校领导汇报课堂上发生的事。为了把那令人诅咒的五分弄到手，什么事没干呀！而你得了三分却并不怪罪别人，也不找什么客观原因……甚至也不怪老师……更没有放在心上，留下任何印象；你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不足为怪……可是给我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对别的学生——也一样。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还是通过正常的途径进了大学；可时至今日，我仍然感到奇怪，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伊凡·安东诺夫 纯属意外。

埃符格尼 当然，完全是偶然。因为后来大家就也都各就各位了。你至今仍是助教，可你的同事已是副教授。他们并没有你能干，然而他们将成教授……而你呢，却仍然只能当你的助教。因为你的小面包，你的高论乃至你的原则也必然会激怒他们——对此我深信不疑。

伊凡·安东诺夫 你倒象个未卜先知的预言家。

埃符格尼 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是你的朋友。你永远不会有象我那群的住宅，永远不会有象我老婆那样的老婆，永远不会有我现在这样的地位。而我却是有的！

伊凡·安东诺夫 有人要原则，有人要住宅——这是完全正常的，毫不奇怪。

埃符格尼 你简直愚蠢到极点了，一点也不懂得生活……去追求什么真理……怎么样——你达到目的了吗？你向谁能证实你修剪的是皮夹克上的毛，而不是羊毛？除了这位天真无邪的姑娘，又有谁相信了你，动个指头来帮你的忙了？……你就只能跟耶稣一样走上你自己的峨尔峨他<sup>①</sup>！代替十字架的，只不过是那件披在肩膀上的皮夹克！……

伊凡·安东诺夫 你就饶了杰尔緬吉耶娃吧，别烦她了！

埃符格尼 她在梦幻中变成了一只鸟……飞呀，飞呀，不停地飞！展开了翅膀，直冲九霄！嘿，真是了不起的鸟呀！

伊凡·安东诺夫 别烦她了，听见没有？

埃符格尼 哎哟！你怎么啦——准备跟我打架？

杰尔緬吉耶娃 您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走呢？

埃符格尼 我本来以为这一次他要放弃他那原

则了，我希望看一看他如何做到这一点。然而，你瞧，我最终证实了，他不过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或者是假装如此——二者必居其一。我可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胳膊拗不过大腿。聪明人才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看见陷阱硬往里跳呢，他会绕着弯子找出路，安顿得舒舒服服。我看咱们最好还是承认这个现实吧——喂头羊，交点税，然后开步走——各回各家。

伊凡·安东诺夫 各自回家？

埃符格尼 这样比较好。你就相信我吧——咱们毕竟从小就是朋友。给你的羊系上个蝴蝶结，咱们就开路吧。羊儿在前面走，咱们在后边跟。在这走廊里瞎逛没有一点意义！

伊凡·安东诺夫 我先前可是老纳闷：课堂里发生的事，教师休息室怎么全都知道？

埃符格尼 咱们已经过去半辈子啦，伊凡，可你仍然是啃块小面包当午饭，而且还是在楼梯上边走边吃。你醒醒吧，够啦！怎么样，咱们走吧？

伊凡·安东诺夫 走吧。

埃符格尼 牵着羊吗？

伊凡·安东诺夫 披着皮夹克。

〔伊凡和杰尔緬吉耶娃下。埃符格尼一瞬间站着没动，尔后也下，不过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 一九

〔伊凡·安东诺夫和杰尔緬吉耶娃在机关里继续活动。他们走近某个门口，敲门，但没人答应。转动把手。〕

伊凡·安东诺夫 锁着。

杰尔緬吉耶娃 可他在里边，在里边！听见没有，计算机在的的答答响。只有他一个人能解决问题——这事关系到他所管辖的部门。

〔此时，社会活动家出现在他们近旁。他又拿了个电炉，电线在地板上拖着。〕

社会活动家 敲也罢，不敲也罢——他反正不会给你们开门。他正在抢救威尼斯。

杰尔緬吉耶娃 哪个威尼斯？

① 峨尔峨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在耶路撒冷附近。



社会活动家 什么哪个？意大利的威尼斯，有豪华宫殿和大小运河的威尼斯——亚得里亚海上的明珠。地球上还能有几个威尼斯？

伊凡·安东诺夫 那他抢救什么？

社会活动家 使它免遭没顶之灾。威尼斯每年要下沉十毫米。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阻止它继续下沉的话，五十年以后它就将有一半没入水中。

杰尔緬吉耶娃 这么说来，他正在抢救威尼斯？

社会活动家 是的，他正在想方设法抢救它。他为此已经奋斗三年了……因此，敲他的门毫无意义——他不会接待任何人。

伊凡·安东诺夫 可是，是他负责收税吧？

社会活动家 那又管什么用？他总不能因为这些什么税收而听任威尼斯沉没吧？你们倒是什么人？嗯？为了喝一小杯咖啡，烧掉整个机关大楼都在所不惜，至于威尼斯，那就更不用说了——让它沉没好了，亚得里亚海上的明珠！你们是一些利己主义者——一点也不假。你们想：尽管绝对禁止，可我们还是要把电炉藏在柜子里。偷偷地给自己煮杯咖啡——啊！多美呀！得乐且乐吧！眼睛一闭，天塌地陷随它去！（对伊凡·安东诺夫）可是，且慢，你那炉子我也一定要拿到手——你别想瞒过我的眼睛！

伊凡·安东诺夫 我毫不怀疑您会弄到手，我完全相信。

社会活动家 不自觉的人比比皆是。（对杰尔緬吉耶娃）你的电炉我也会找到的。

杰尔緬吉耶娃 我的你早已拿走了。

社会活动家 水火不留情呀，你们要放明白点——开不得玩笑！要烧起来的话，才不管你朋友、熟人呢……挨着个儿烧个光！

伊凡·安东诺夫 您说的很对。

杰尔緬吉耶娃 不过，他们还是会弄火的，而且会放肆地搞，这些不自觉的人。

社会活动家 那这个楼就非给烧掉不行！（走进自己的房间。冻得索索发抖，就把拿进来的电炉全部接通电源）哎哟，真象冰窟窿一样！这个屋子的暖气片坏了已经五年，怎么也修不好……没完地收集这些电炉子，都让我心烦死了。够啦，什么社会活动积极性，去他的吧！……要是连个暖气都没人愿意动动手来帮我修理的话，我又何必去瞎忙乎白费劲呢……（说最后

这些话时，他已俯身在炽热的炉子上，因而暖洋洋地有点发困了）

## 二〇

〔前厅。电梯笼子。悬在空中的人吃着罐头鲱鱼。他的妻子和儿子上。〕

其妻（对儿子）说：“你好，爸爸！”喂，倒是说呀！

其子 你好，爸爸。

〔双双抬头往上看。〕

悬在空中的人 噢——，是你们！等等。（放下罐头，挥挥手帕）是这样。那么，日子过得怎么样？事情有什么进展？功课呢？

其子 正常。

悬在空中的人 那么，电梯呢？你觉得怎么样——能摆弄它了吗？

其子 这个我们还没学呢。

悬在空中的人 那你读点课外的专业书籍呀。你们完全可能根本就不学这种电梯的结构。这种玩意儿现在已经不生产了。

其妻 他在读呢，在读呢。

悬在空中的人 你们的教科书是哪一年出的？

其子 啊——啊……不记得了，好像是七三年的……

悬在空中的人 什么都该记得。有时甚至一些最不起眼的细微末节都可能是致命的。

其妻 他记得的，记得的。

悬在空中的人 你什么都该记得，什么都该知道，什么都该能干。你可不象别的学生呀，我的儿子——你父亲还悬在电梯里呢。

其妻 他能干，能干。

其子 是，爸爸。

悬在空中的人 把你的成绩册拿来给我瞧瞧，上面记了些什么。（放下篮子）

〔母子俩交换眼色。儿子从口袋里掏出成绩册，放入篮中。〕

（提起篮子，拿到身边）原来如此……真棒！真是个好样的！父亲悬在这儿都好几个月了，儿子却得两分……

其妻 他也有五分的。

悬在空中的人 保加利亚语。这种五分对我屁事不顶。要知道他的目标——是把父亲从电梯里解

救出来，而不是当诗人！

其妻 可是孩子在文学方面有才能……

悬在空中的人 我也有文学才能。可是，你瞧——卡在电梯里。赶明儿他也给卡在电梯里时，人家就会问他：你那些文学才能管什么用？在电梯里摆弄这些玩意儿，是什么名堂也干不出来的。

其子 你只想你自己。

悬在空中的人 什——么？你放肆，竟这样跟父亲说话！

其子 人家也有父亲，而且还都是很了不起的父亲！可你却在这里……

悬在空中的人（冷冰冰地）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吧？

其子 我想说，高校录取填的履历表中并没有关于卡在电梯中的人员情况这一栏，分配住宅时——也一样。

其妻（惊慌失措地）他在读呢，在读呢。

悬在空中的人 是这样。你没准还想说什么吧？

其子 是的，我要说。只凭一点知识势将一事无成的。因为知识归知识，地位归地位。

其妻（惊慌失措地）他在读呢，在读呢。

其子 你可以随意参加竞争，然而，要是你没有一只强有力的手……

悬在空中的人 手？

其子 是的，手……不要脸可以，爸爸，但必须要有手。要是你没有手，那你就只能当尾巴——人家就一定会赶到你前面，一定会胜过你。人家的父亲已经在那儿奔忙张罗了；有的找个要人，儿时的挚友，叙叙旧；有的找个有过光荣历史同窗帮忙，……可咱们算什么？令尊大人干什么工作？”人家问我。可他给卡在电梯里，悬着呢。这倒是算什么职务？算什么岗位呀？

其妻 他在读呢，在读呢。

悬在空中的人 这不是岗位，这是灾难。而你，不说来给我帮忙，却来教训我该怎么生活了！跟你那么大时，我都还不敢正眼看自己的老子呢！手！你自己有两只，无须乎那第三只！

其子 光靠我自己的两只手肯定困难重重……

悬在空中的人（声音激动，时断时续）可你知道吗——你的父亲有可能变成一只鸟？你知道这点吗——我问你？……当我有朝一日终于变成一只飞鸟时，我看你怎么办吧！……你去写诗、朗诵、高谈阔论什么生活吧——我反正是

无所谓啦。

其子 怎么会成飞鸟？什么飞鸟？

悬在空中的人 就是飞鸟呗……学者们说，一个长时间悬挂于空中的人的机体——也就是说我的机体——可能会发生生理变化。

其妻 上帝！

悬在空中的人 我的骨骼将变轻，里面充满空气……一些器官会逐渐退化，而另一些则发达起来……到那时候，你瞧吧，你就会满意罗！你可以说：“我的父亲是只了不起的鸟！”

其妻 我的上帝！

其子 不要这样，爸爸！

悬在空中的人 当我有朝一日终于飞起，跟白鸽和其他飞鸟一起，在咱们的住宅上空翱翔，当我围着屋顶绕着大树盘旋几圈以后直冲云霄而去，变成一个极小极小的光点的时候，你们就会说：“瞧咱们的父亲原来是个多好的人呀！可咱们没有珍惜他。因此他就这样飞走啦！”

其妻（向他伸出了双手）基尔乔！

其子 爸爸！（伸出双手，仿佛想拦住他，免得他扑翅飞掉）

悬在空中的人（稍顿）现在你们走吧。我想一个人待在这儿！……

〔其妻和其子垂头丧气地下。

## 二一

〔伊凡·安东诺夫和杰尔缅吉耶娃在机关走廊里继续着他们的旅程。在下一个门口停了下来。他们把门打开，走了进去。埃符格尼坐在写字台后面。看到这一情景，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

杰尔缅吉耶娃（对伊凡）我走得都有点头昏眼花了，该不是幻觉吧……他非常非常像埃符格尼。你不觉得这就是他吗？

埃符格尼 你们有什么事吗？

杰尔缅吉耶娃 连声音也一样……对不起，您叫埃符格尼吗？

埃符格尼 是的，我叫埃符格尼。

杰尔缅吉耶娃 是我们的朋友埃符格尼？可是，您在这儿干什么呀？

埃符格尼 工作。

杰尔缅吉耶娃 这怎么——工作？

埃符格尼 少见多怪！就跟大家一样地工作噢。为了拿工资而工作。那么，我能给你们帮点什么忙呢？

杰尔緬吉耶娃 可这是伊凡·安东诺夫呀！

埃符格尼 谁？

杰尔緬吉耶娃 伊凡·安东诺夫。他叫伊凡·安东诺夫！

埃符格尼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也许，他确实叫伊凡·安东诺夫。

杰尔緬吉耶娃 您对这个名字难道就这样无动于衷？嗯——伊凡·安东诺夫？

埃符格尼 您在让我白浪费时间。我们可是在工作。你们有什么事吗？

杰尔緬吉耶娃 关于羊的事。

埃符格尼 什么羊？

杰尔緬吉耶娃 您这是怎么啦？是跟我们闹着玩，还是想侮辱我们？

埃符格尼 那您是他的什么人？

杰尔緬吉耶娃 什么也不是。我不过是想在他疲倦的时候简略地代他叙述一下这段公案。

埃符格尼 很好，那就请讲吧，不过，简单一些——只讲最主要最本质的东西……请吧，我听着呢……这是怎么回事——都成哑巴了！

（拨电话号码）波波夫，我这儿来了位安东诺夫，想谈一头什么羊的问题。这问题怎么说？是吗？能肯定？……毋庸置疑？……企图隐瞒……（瞥了一眼伊凡）明白了。不能排除有口蹄疫……是……你是说没有接种防疫疫苗……罚款？明白了。至少——是要罚款，对……倘若隐瞒，则可能提交法庭审判，是吗？……

伊凡·安东诺夫 （喊）这也算是人吗？难道你们就那样说不明白，我根本就没有羊！这是皮夹克！皮一夹一克！……

埃符格尼 （放下话筒）这样可不应该，安东诺夫同志。正在发生震撼世界的大事！您也知道，近东出了什么乱子，那儿正在死人；意大利政府危机；美国推迟发射卫星；咱们的经济代表团启程去了伦敦；莱比锡市场关闭；巴西热带丛林中发现了新的部落……可您呢？您只知道忙乎您那头羊，或者说那件皮夹克……这说明您是位不问政治的人，不关心社会利益……而要知道您是位知识分子，还肩负着培养教育青年的任务。可不好，不光彩呀。此外，您应该

更多地信任我们。既然我们说这是头羊，你就该相信。我们是在为你们工作。您对眼前这一问题的评价很可能带有主观色彩——是从您个人的狭隘观点出发的；而我们却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不对？

伊凡·安东诺夫 我得过勋章，二级勋章，以表彰我抢救陷于没顶之灾的人们的功绩。

杰尔緬吉耶娃 伊凡！……

伊凡·安东诺夫 这就是勋章的绶带。您怎么啦——没看见？（指着）看见没有？

〔埃符格尼和杰尔緬吉耶娃交换眼色——他们没看见任何绶带。〕

伊凡·安东诺夫 （深为忧虑地）你们没看见绶带吗？这不就是嘛，二级勋章，为表彰我抢救陷于没顶之灾的人们的功绩。看见没有？（转向观众）这就是绶带……授予我二级勋章……这就是二带——我的勋章的绶带……这就是我的绶带……你们看见我的勋章绶带了吗？……

## 二二

〔市中心街心公园。伊凡·安东诺夫在草坪上放牧他那件皮夹克。杰尔緬吉耶娃就近坐在小椅子上编织什么东西。〕

伊凡·安东诺夫 （对皮夹克）喂，我说，你别啃母菊了，好不好？要不又该肚子疼了。瞧见没有，那边长着三叶草——去吃点三叶草吧……（对杰尔緬吉耶娃）逮上什么就吃什么，不停地吃，没完没了……这么着不用多久就该得胃炎，可咱们以后还会感到莫名其妙……

杰尔緬吉耶娃 （头也不抬地继续编织）今天它胃口好。

伊凡·安东诺夫 我放羊，它总是吃得很欢……瞧瞧，老毛病又犯了！喂喂，我说，你怎么不长眼睛？——这不是青草嘛，这不过是一堆乱柴火！（扯动想像中的绳子）往这儿来……这就对罗，你可以吃啦……等等，稍等一会儿，我这就给你揪几根冰草尝尝……（俯身，拔一根细草）慢点嚼，别那样急，要不又该胃灼热了……（对杰尔緬吉耶娃）昨天夜里它一直闹腾到三点都睡不着。

杰尔緬吉耶娃 该给它吃点苏打呀。

伊凡·安东诺夫 给啦。

杰尔緬吉耶娃（头也不抬地继续编织）有效吗？

伊凡·安东诺夫 它的肠胃很虚弱。稍不当心——马上就害胃灼热。要是草的品种不合适，哪怕多吃了一小点，也要犯绞痛病的。是不是所有的绵羊都这样，我不知道，可咱们这头……你瞧，又一头扎进雏菊丛里去了……这玩意儿可是纯而又纯的纤维，你干吗总在那个地方溜跹呢……（挪动皮夹克）它受不了这种环磷酰胺，会破坏它平衡的……我们该怎么给它剪毛呢，简直一点头绪也没有。

杰尔緬吉耶娃 用推子。

伊凡·安东诺夫 最好不要落后于科学发展的成就。另有妙法嘛——化学法。过六天绵羊身上的毛就全掉光了。

杰尔緬吉耶娃 可它受不了这种化学制剂，有什么办法呢……

伊凡·安东诺夫 是呀，这种制剂破坏平衡，它走起路来就老往左倾。应该看看这问题在书上是怎么说来着。咱们眼下可是无权自行其是罗……（打开负责人给他的那本书，看起来。

看了看手表）看来，时间差不多了。（合上书）

杰尔緬吉耶娃（编织着）怎么——已经到时间了？！

伊凡·安东诺夫 到时间了。

〔杰尔緬吉耶娃放下编织物，下，回来时拿了两只小桶。伊凡·安东诺夫把皮夹克放在自己坐的小椅子上，下，拿来一匹木制小毛驴，把皮夹克套在小毛驴身上。他坐到小椅子上，抄起皮夹克的一只袖子就开始往一个小桶里“挤奶”。杰尔緬吉耶娃重又拿起编织物。

伊凡·安东诺夫 今天的奶色好象有点不正。（挤奶）

杰尔緬吉耶娃 这是黑麦草的功劳，还有，青草也不怎么样——盖着厚厚一层煤烟黑子。（继续编织）

伊凡·安东诺夫 不过奶还是很稠……别动，乖乖地别动。

〔喷气式飞机的噪音。

伊凡·安东诺夫 它平静的时候奶就多。喷气式飞机飞过——奶就没了，一滴也没有。（用手指着）你瞧。

杰尔緬吉耶娃 它非常敏感。（编织着，没有抬头）

伊凡·安东诺夫 不过，昼夜三次挤奶法无论如何

对它还是挺合适的。嗯，现在咱们换个身吧……

（搬动小椅子，把小桶放到另一只袖子下面）别，别别，没什么，别害怕，安静地站着吧——这是看守大叔，不是坏人，不会对你有什么的……（挤奶）

杰尔緬吉耶娃 你洗过手了吗？

伊凡·安东诺夫 洗过了，在水龙头上洗的。

杰尔緬吉耶娃 昨天你可忘记洗了。

伊凡·安东诺夫 所以我昨天是垫着手帕挤的嘛……（挤奶）我知道……我想晚上稍微留点奶发酵，明天早餐就可以喝酸奶了。

杰尔緬吉耶娃 那该多鲜美啊！要知道这是羊奶！

〔若罗推着小孩车，沿林荫道走过来。看到朋友以后，就停下，然后，朝他们走过来。

若罗 喂，今天你们的情况如何？产奶量提高了吗？（对杰尔緬吉耶娃）日安！

伊凡·安东诺夫 啊——啊，是你？今天情况良好——一个袖子挤出八百克。

若罗 瞧，这就是喂养得好的结果。好好喂吧，喂得肥肥的！

伊凡·安东诺夫 不过，奶色确实有点不正——是吃了黑麦草的关系。

若罗 喂这种草，奶好不了。你别以为什么，奶铺里的奶也不见得怎么样。昨天晚上羊儿没得胃绞痛吧？

伊凡·安东诺夫 一直到三点都没睡着。

若罗 这是吃了雏菊的缘故，也许，它还吃了菖蒲草，而你却没发现……

伊凡·安东诺夫 总算仔细的了，还要怎么着？只是这家伙太滑头，哪怕你只背转身去眨眨眼，它就已经爬上花坛啃雏菊了……蔷薇呀玫瑰，它倒是躲得远远的——知道有刺，扎上不好受；可就是对这些雏菊，老是忘不了……

若罗 毕竟是羊嘛。连人都那样呢，就说我那小子吧——不也一样地无法无天嘛。即使你插上门，锁上锁，也看不周全……昨天，我把他放在桌子上，才一转身，嘿，已经闯上祸了——整瓶的盐和胡椒面全撒在桌布上……碟子，一个接一个往地板上推……

伊凡·安东诺夫 不给你那小子弄点奶去？还冒热气呢，才刚挤的。

若罗（看一眼空桶）谢谢，他习惯吃“古马那”牌混合奶，一般还不喝纯奶。你也知道，眼下

妇女们都不给婴儿喂奶了……怕破坏了自己胸部的曲线美……

伊凡·安东诺夫 你也可以给自己弄点去嘛，煮开了做碗羊奶泡面包。奶我们足够了。而且这羊也不是什么随手拣来的，可能有病——我们的羊可是经过检验，是有意专门喂养的。

若罗 我知道，知道是专门喂养的。可我手边没带容器，待我回去拿了马上再来。

伊凡·安东诺夫 去吧，去吧，我们在这里等你。

若罗 (推着小孩车远去，边走边说) 我知道，知道…… (消失)

伊凡·安东诺夫 你瞧，每天如此——一去拿家伙就不回来了。

杰尔緬吉耶娃 心不在焉，就这么个人。

伊凡·安东诺夫 太不经心了。

[两个体格魁伟、看起来十分敦厚的男护士陪着医生上，停在稍远处。男护士站在医生两边。

医生 啊，是他们俩吧?! 我们有两件衬衫吗?

男护士 只有一件。

医生 衬衫肥大得很——两个也套得下。(转身面向伊凡·安东诺夫和杰尔緬吉耶娃) 日安!……

伊凡·安东诺夫 日安。

杰尔緬吉耶娃 日安。

医生 今天天气真好，啊?

伊凡·安东诺夫 多云间晴转阴。

杰尔緬吉耶娃 下午还有雨呢。

医生 (看见织针和编织物后) 这没关系，现在来点雨植物正用得着。

伊凡·安东诺夫 是的，正需要雨。

杰尔緬吉耶娃 需要的东西总是需要的。

医生 我可以看看您编织的东西吗? 啊?(从杰尔緬吉耶娃手里取过织针和织物，递给男护士) 嗯，织得不坏……而植物对动物非常有用。草长得越好，饲料就越多，大家也就都能吃饱……

伊凡·安东诺夫 当然，那还用说?!

杰尔緬吉耶娃 对的总是对的——是有用。

医生 你们那头牲口怎么样，好吗?

伊凡·安东诺夫 好啊。

医生 是呀，从外表也看得出来……可是，请允许问一下，这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呢?

伊凡·安东诺夫 绵羊。

杰尔緬吉耶娃 既然已经把它算作绵羊——那就是

绵羊。

医生 噢，是这样，明白了。既然这是绵羊，那就是绵羊——还有什么好废话的! 那你们干什么? ——在这里放羊?

伊凡·安东诺夫 是的，放羊。

医生 两人一起?

杰尔緬吉耶娃 轮流。他——十二点前，而我则从两点到八点。中午停止放牧——午休。星期三——半天打扫卫生。

医生 自然，没有午休是不行的，中午大家都休息，我明白。那怎么样，效果好吗?

杰尔緬吉耶娃 效果令人振奋。

医生 自然，我明白。产奶量高吗?

伊凡·安东诺夫 羊毛比羊奶多，就是这种品种。

医生 啊哈，这么说，是这种品种。那你们挤奶的间隔长吗?

伊凡·安东诺夫 我们现在正在试验昼夜三次挤奶法。

医生 昼夜三次?

伊凡·安东诺夫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样做十分合算!

医生 明白了，我明白了，当然罗，是这样。

伊凡·安东诺夫 咳，劳您驾别老去看它。老去看它的话，产奶就少了。它不好意思。是不是请您把那个小桶递给我，这个已经满了。

医生 (递给他另一个小桶) 每天产多少奶?

伊凡·安东诺夫 平均两小桶。可星期六、星期日却一滴也没有——休息。它一星期工作五天。

医生 一星期工作五天?

伊凡·安东诺夫 跟大家一样。

医生 是呀，我明白了，自然是这样。那羊毛怎么样?

伊凡·安东诺夫 你就说对什么感兴趣吧?

医生 产毛量大不大? 毛色白不白? 用什么方法剪毛?

伊凡·安东诺夫 我们采用化学剪毛法。

医生 这是怎么一回事——化学剪毛法?

伊凡·安东诺夫 在羊的饲料里添加一定数量的环磷酸胺抗癌剂，六天以后羊毛就掉得发光的。这种方法对牲口绝对无害。

医生 真有意思。那对产奶有影响吗?

伊凡·安东诺夫 对产奶有影响的是无休止的闲话空谈和噪音。要是喧声四起——奶量就下降。

医生 那你们为什么在这种地方放牧呢？对绵羊来说这儿不是太喧闹点儿了吗？

伊凡·安东诺夫（穿皮夹克）您是想说，对这件皮夹克来说这儿是不是太喧闹了点？不。

医生（张惶失措地）怎么……难道这——不是羊？

伊凡·安东诺夫 那您以为是什么？

医生 我以为，是羊。

伊凡·安东诺夫 不，您有点不正常，大夫，您应该上医生那儿去看病。这怎么会是羊呢？您难道看不见，这是一件皮夹克，一件货真价实的皮夹克？要不，您在哪儿看见过绵羊还有袖子？还有扣子？

医生 我可仍还把握不准——这到底是头绵羊呢，还是件皮夹克？我简直有点眼花缭乱、精神分裂了。说不定这还是头绵羊吧？啊？

伊凡·安东诺夫 最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大夫，您必须去找精神病医生治疗了。他们会对您有用的。

医生 哼！……那您肯定这是件皮夹克？

伊凡·安东诺夫 您自己不也看得见，这就是件皮夹克嘛！

医生 那您为什么要在街心公园放牧一件皮夹克呢？

伊凡·安东诺夫 那我还能到哪儿去放牧呢？

医生 而且说到底，您为什么要放牧皮夹克呢？

伊凡·安东诺夫 因为根据某个公文的裁决，说这件皮夹克——是头绵羊！

医生 什么公文？

伊凡·安东诺夫 瞧，就是这个。（从口袋里掏出公文，递给医生）

医生 交税收据……黑脑袋的舒明种细毛羊……抗口蹄疫苗已接种……我生平第一次碰到这类怪事！……

伊凡·安东诺夫 可以请您相信，我已经再也没有别的什么羊了。您在这里看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羊。我怎么能不来放牧呢——要是它饿死了，您说我怎么办？

医生 我生平第一次碰到这类怪事！……（重又细读公文）语言学家……黑脑袋的舒明种……这不都快疯了吗？！……

伊凡·安东诺夫 您就别给自己找麻烦了，大夫，对事物的现状还是认可了吧：这里写的是“绵

羊”——意思就是请您承认这是绵羊，也就是说，这是绵羊……

医生 可这毕竟是皮夹克呀！凡是神经正常的人都会明白。

伊凡·安东诺夫 那是您的意见。按照这公文，这件皮夹克可是一头绵羊呀。

杰尔·驹吉耶娃 应该相信公文。既然上面说这是一头绵羊，那就是一头绵羊……应该相信它们，它们是为我们服务的。

医生（懂事地点着头）我相信它们。

伊凡·安东诺夫 我也相信。

〔静场。〕

伊凡·安东诺夫 今天天气真好，是吧？

医生（沉思片刻）多云间晴转阴……近来天气会有什么变化……（沉思地下，然后又回来告别）再见，再见。（下）

伊凡·安东诺夫（对皮夹克）我们在这里聊大天，而你却该回家睡觉了。晚了。走吧！（和杰尔·驹吉耶娃同下）

### 二 三

〔机关。办公室。负责人端坐在厚实沉重的大写字台后边。电话铃响。负责人懒洋洋地拿起话筒。〕

负责人 喂！……（突然跳起来，挺直身子）是是，日安，日安，请，请……我们的什么人？在街心公园？怎么会在街心公园？明白了，就是随便在街心公园玩玩，如此而已。不，不是我们的人。街心公园没有我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不是。啊——啊——啊，是，是，是，大概，是，可能，是！不成体统，是！我们正在损害我们自己的声誉，是，真是太不象话了！对……请允……请允许……（无法插话）请允许我向您解释一下：我竭尽全力，不惜一切……这简直是不幸的巧合，请您相信，纯属偶然，千分之一的偶然事故，这在实际上并没有推广运用，绝对没有，请您相信。在我领导下，整个机关工作得象钟表一样精确，秩序井然。我每天都亲自去各办公室视察，甚至搞得静脉都扩张了，病情日益严重，要发展成血栓性静脉炎就不得了啦……我腿脚不好……不，工作还是好的，是好的……是呀，不得不作点牺牲，

对，有的牺牲这个，有的牺牲那个，我就牺牲静脉了吧，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心脏也不正常，昨天……（突然明白已经没人在听他说话了，对方早已摺下话筒）喂，喂喂……（话筒还在手里握了几秒钟，然后放了下来，开始神经质地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突然扑向电话）波波夫？是呀，是我。你听着，那头本来是件皮夹克的绵羊，或者相反，本来是头绵羊的皮夹克……必须销声匿迹。我说，要火速！……自然，根据法律规定，不准烧毁登记表格。要火速处理，但要有合法的手续。你怎么不明白呢？给他去封信，承认这是件夹克，并且给他赔礼道歉，但这只是对他，明白吗？为的是终止他在街心公园的示威行动。而我们这儿则仍然还有一头绵羊在案。这头绵羊必须销声匿迹，因为这是一头只在纸上生存的绵羊，谁来为它交税呢？……我知道，我知道它已登记在案，要不是这样的话，咱们也就根本用不着在这里废话了。你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要不你坐在那里干什么……（放下话筒，神经质地踱来踱去，点了支烟，重又扑向电话）喂，怎么样，波波夫，那头绵羊消失了吗？为什么不行？什么不行？……你毕竟还是老于世故、精通此道的嘛……即使到处都已经登记了，那又怎么样呢？……可是，波波夫，你却象个一年级小学生似地跟我说话！为什么不行？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什么意思？连一头绵羊你们都无法注销，说出来也不害臊！……你就把它当作公文材料注销嘛……弄瓶浆糊！剪剪贴贴……什么？已经没有浆糊了？……就是嘛，这种事情咱们干得可不少罗……是呀……我们就会剪剪贴贴，东挪西借，修修补补，有什么办法呢，要是必须这么干的话……你对这事可不必担心。我跟你讲浆糊不过是举个例子吧了。你听着，“社会福利部”情况如何？我跟你讲浆糊不过是举个例子！不好……是呀……那不能把它挪到“设备”这一项目名下吗？一把安乐椅对它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对，对，你说的对。性质毕竟不同。那么，你听我说，从飞禽部提三只鹅出来……已经提取了……往下怎么样。挪到“狗”的名下了？……你做得对……从犬部提取了一条半狗？……是这样……又挪到“产奶量有限的水犬”部去了，是

吗？好……这有什么好使你害臊的？啊哈，那你们把它们摆到“鸣禽”部去就得了——谁也不会上那儿去细查的……要摸清那儿的底可不简单呢……那“水族”部怎么样？情况很糟糕？……是一呀，很遗憾。情况表明，这头绵羊确实确实没地方好塞。知道了，很困难，我知道了，知道了！那就算了吧，波波夫，把这件事留给我来解决吧——我来想想办法看……（放下话筒，一气喝下一杯白兰地，又开始神经质地办公室里走动起来）把它塞到哪儿去呢？……这该死的绵羊往哪儿塞好呢？拿它怎么办呢？……而时间不等人，过得好快呀……让我限期处理……（突然站住，一动不动，因为想出了好主意而豁然开朗起来）伊凡诺夫！（奔到电话前）伊凡诺夫吗？你是伊凡诺夫吗？伊凡诺夫，劳驾上我这儿来一趟。是的，是我……我等你。（继续神经质地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一个五十六岁的男子——伊凡诺夫上。他问过好，继续站着。〕

负责人 请坐，（请他坐在安乐椅里）喝咖啡还是白兰地？……白兰地，咱们来喝杯白兰地，怎么样？（倒了两杯）为你的健康！……（两人喝酒）嗯，怎么样，家里好吗？

伊凡诺夫 谢谢，很好。

负责人 你小孩怎么样——健康吗？你没给他报名上幼儿识字班吗？

伊凡诺夫 我有两个孩子，都快结婚了。

负责人 喔，谢天谢地，谢天谢地。那你怎么样？健康情况如何？我看，你的脸色好象有点苍白。保重，伊凡诺夫，缺你不得呀！

伊凡诺夫 我的血色素偏低，所以……

负责人 伊凡诺夫，大家血色素都偏低，你自己也知道，眼下这个血色素缺乏……你过几天就满六十岁了吧，是不是？

伊凡诺夫 不对，为什么呢——我才五十六岁，而且也不是过几天，还有三个月呢。

负责人 噢，是这样。那么，工会基层委员会责成你明天过六十岁生日。

伊凡诺夫（欠起身子）可我……为什么要明天呢？

负责人 你该是工会会员吧，伊凡诺夫？啊？

伊凡诺夫 是会员。可我还未满五十六岁，为什么突然间我要过六十岁生日了呢？

负责人 必须这样，请你相信我，伊凡诺夫，必须这样……这是工会基层委员会利益的需要。你应该把它当作工会交办的任务来接受和完成。

伊凡诺夫 是，可是在二十四小时之间排不下四个年头，因而也就到不了六十岁呀。

负责人 到得了，伊凡诺夫，到得了的。只要你愿意——让你干什么，你就一定能完成。那么说，你明天就满六十岁了。你现在多大年龄——有谁知道吗？

伊凡诺夫 我妻子。

负责人 我是想说——咱们机关里有谁知道？

伊凡诺夫 没有，谁也不会对这个感兴趣。

负责人 那很好。这么说，明天就是你六十岁的生辰，也是你在本机关工作满二十年的纪念日……我们就这样谈妥了吧，伊凡诺夫？

伊凡诺夫（谦恭地）我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负责人 能，一定能——你是个勤勤恳恳的工作人员。咱们要举办一次全羊宴，以示对你的祝贺。

## 二四

〔宴会桌。围桌坐着负责人、埃符格尼、社会活动家，自然还有伊凡诺夫。寿星穿着一套新西装，坐在首席。雪白的桌布，闪闪发光的餐具、碟子、盐瓶、牙签、托盘、餐巾、胡椒瓶……花束。桌子中央——一个大盘里面应放着那头全羊，但盘子却是空的，里面什么也没有。〕

负责人（站着）尊敬的同事们！我们今天围坐在这张喜气洋洋的桌子四周，祝贺我们的职员伊凡诺夫的生日，为了他的健康长寿，我们要把这头全羊报销。（指着空盘子）今天是他六十大寿。〔鼓掌。〕

负责人 人生六十大寿，加上在本机关服务整整二十年纪念——这一事实所应获得的重视与关注，比之工会基层委员会今天购买的、一会儿我们大家都要享用的这头微不足道的全羊，自然要大得多。（发现伊凡诺夫在看空盘子）喂，你看什么，伊凡诺夫？

伊凡诺夫 你看，那儿什么也没有……

负责人 没有什么？

伊凡诺夫 就是这个……全……全……哎！（深深

叹了口气）

负责人 什么“全”、“全”，伊凡诺夫？你瞧瞧，多棒的一头全羊！怎么啦，你对它还瞧不上眼？

伊凡诺夫 啊——啊，好！很好！……

负责人 对不起，同事们。但是，这头全羊——却是我们对一个人的态度的标志。对人是否关心，是否注意和重视——由此就能作出结论，就能鉴定你我的为人，鉴定你我工作的好坏以及思想情操的高下。因为一切——整个机关和全社会——若是没有他（指着伊凡诺夫），没有每个具体的人，就难以维持。是他给我们大家提供了粮食，提供了酒肉。

〔鼓掌。〕

负责人 因此，我们今天感到十分荣幸，能对这个人，我们的同事伊凡诺夫说：“谢谢你，伊凡诺夫，谢谢你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地劳动了二十年！……”

〔鼓掌。伊凡诺夫起立，不自然地鞠躬致意。〕

负责人（吻他）好吧，同事们，稍事休息。埃符格尼，请你把全羊切开吧。（给自己脖子上系餐巾）

〔其余人等也照此办理。〕

〔埃符格尼拿起一把大刀和叉子，动手切割想象中的全羊。刀子一会儿仿佛在什么地方碰上了骨头，一会儿又仿佛要切到底而拐了个弯，要不然就是埃符格尼突然来声感叹：“软骨！”……全羊切割完毕。〕

负责人 谢谢，埃符格尼。那么，请吧，现在请大家各自动手往盘子里叉肉，尽情地放量享用吧。（首先动手往自己盘里叉了块想象中的肉）

〔大家都吃全羊——又嚼，又咽，叉子刀子丁当作响。〕

埃符格尼（对负责人）瞧您沾了满身膻——给您撒点盐吧？（用盐瓶往他上装上撒盐）

〔大家都大吃，大嚼大咽。伊凡·安东诺夫手里拿着皮夹克出现在众人背后，微笑地注视着他们。宴席连同洋洋得意的负责人等一起消失。〕

伊凡·安东诺夫（对皮夹克）根据发票，六千三百零五号，你又是夹克啦！皮夹克！（穿上皮夹克，鞠躬致意）

——剧终